

11986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

呂  
枏  
著

中  
華  
書  
局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

此據惜陰軒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一

明 高陵呂 柟涇野著

乾

官問卦之畫者何曰自十一月至四月乾之畫也自五月至十月坤之畫也故乾坤之畫一歲之月數也其策一歲之日數也故六九而天下之陽事畢矣六六而天下之陰事畢矣

資始流行言元亨矣又曰乾道變化以下不亦復乎曰性命太和於流行雖已有之然言各正保合則以見利貞也夫元亨利貞豈有二理者哉猶聖人使萬國咸甯者不外乎時乘六龍耳故子夏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

乾何以自強不息也曰君子不動而敬以存性也不見是圖以知幾也不賴乎力以尙志也不違乎時以盡神也不易乎道以歷變也知斯五者則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潛龍勿用何以陽在下也曰君子大其學而后試相其時而后動得其位而后行察其幾而后諫是故小學而大用其用匱遠時而妄動其動驟位卑而舉重則不勝失幾而強言則不信

二五之利者何曰臣之就君以行學也君之養臣以治世也二五之利以德相遇也夫君臣以德相遇而民不康者鮮矣其利孰大焉

詔問。君子終日乾乾。何以反覆道也。曰。君子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爲也。一時不誠。不仁而不可爲也。故君子知德爲至也。而忠信以至之。則獨知之幾。無人能與矣。知業爲終也。脩辭立誠以終之。則事理之宜。無入不得矣。夫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三何以獨不言龍。曰。龍有亢而無不中正。三不中正也。故君子以求之耳。君子其猶龍乎。四之躍。初之潛。上之亢。龍皆中正耶。曰。四以勢言。初與上。以位言。各有當也。若王輔嗣謂乾乾夕惕。非龍德者。則過矣。

或躍在淵。何以進無咎也。曰。有聖人之德矣。猶詳焉而後行之。進也。又何咎乎。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飛龍在天。何以大人造也。曰。言大人之作之也。於是乎命自聖人而立矣。是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勳斯和。其龍乎。而人莫之知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橫渠張子曰。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君位而曰天德。不曰大人君而曰造。

亢龍有悔。何以盈不可久也。曰。夫子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詩云。晷矣富人。哀此甕獨。用九。何以天德不爲首也。曰。天德爲首。則與物敵矣。是亦一物也。故君子大剛不剛。而天下畏。大用不用。而天下服。大善不善。而天下慕。故用九者不用九也。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珮璫。不以其長。若王輔嗣謂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者。是以利言也。

鸞問。君子行此四德。何以曰故曰乾元亨利貞。曰。此仲尼言天人之一也。言卦所謂乾元亨利貞者。雖天道也。實爲人事言之耳。故君子而行四德。卽乾元亨利貞矣。君子猶乾也。此謂易之本義。發端于乾。六

十四卦皆可通。故程子曰：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

潛龍勿用，下也。以下何？曰：言人道也。陽氣潛藏以下，不亦瀆乎？曰：言天道也。君子之盡人道，凡以師乎天道耳。故孔穎達曰：前言六爻之人事，後論六爻自然之氣也。

乾元始而亨者，以下何？曰：言四德一理也。是故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是故乾元始亨，言亨即元也。其利貞即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即能以美利利天下，則亨利貞者，非乾元之外又有物也。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七言，以贊此也。六爻以明此也。故聖人乘六龍以御天，通其變使民不倦，雲雨之比，亶其然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以下何？曰：前云者自各爻而言之也。各爻而義足矣。此言其序而統於五也。故初九言未成也。未成者，未著也。九二言進德也。三四言歷變也。至九五則其德大成矣。若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間，未知其權而亢焉，亦非聖人矣。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進退存亡得失之謂何？曰：由其處己也。進退以位言，存亡以身言，得失以祿言，由其行政也。進退以人言，存亡以財言，得喪以土言。

坤

頤問：坤利牝馬之貞，何以言地類也？曰：女子未嫁者不稱婦，言未有夫也。有夫而後稱然者，輔乎夫也。民之未仕者不稱臣，言未有君也。有君而後稱然者，承乎君也。以此爲訓，夫猶有惟婦言是用，臣猶有寡

絀其君者。牝馬之貞。地不可以先天。蓋言順也。故東北雖喪朋。乃有慶也。

坤何以厚德載物也。曰。麟鳳虎兕。雖異性矣。然而並產於山林。松桂荆棘。雖異用矣。然而並生於林麓。故君子之於善人也樂之。如其有功也則又賞之。其於惡人也誨之。如其傷善也則斯罰之。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衆。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孤。物其有不載乎。物其有不載乎。

馴致其道之謂何。曰。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宮壺之不肅。夷狄可得而致也。履霜堅冰。言君子以漸而爲著者也。

官問敬義立而德不孤者何。曰。君子敬其身以直心。則暴慢遠而內無淫思。君子義其心以方事。則權衡定而外無妄舉。有不爲爲斯順。有不動動斯化。何孤之有乎。

時發及智光大者何。曰。言不居其成功而有終也。是故君子之不言。非固寵。言之不足以成務也。君子之不行。非忘國。行之不足以敦化也。是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慎不害者何。曰。近君之臣而發有逸口。譽之不得而咎且至矣。可不慎乎。詩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其時乎其時乎。

文在其中者何。曰。文也者。理也。中也者。至中之道也。中而理。斯順諸天下矣。故黃中通理。足以立天下之大本。正位居體。足以止天下之至善。蓋道至於中。則無餘理。所止之位。各得其體。則無弗正矣。程子曰。臣居尊位。翬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

盡言者其義深哉。

道何以有窮乎。曰陰道之窮也。奚戰乎。曰不窮則不戰。其能敵陽乎。曰當是時也。陽方微。陰已極。玄黃之血。宜乎其然也。陽何以備之。曰其在履霜之前乎。亦已暮矣。此劉絢所謂頻復不已。至於迷復。春秋書鞏帥師會伐鄭。慶父伐於餘丘之意也。

屯

保之間。屯既勿用。有攸往。又何以利建侯。曰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當其人則可往。

屯何以君子經綸。曰時難而民志未定。故可創制度以一之也。苟且而取具焉。后世則難改矣。是故井田不立。兼井之難制也。肉刑不立。獄訟之滋煩也。鄉舉里選不立。賢才之穢冒也。中世之主。更之則衆駭。襲之則民困。自漢至元。未之能行也。故屯曰經綸。經綸曰君子。夫經綸者治絲之事。縱橫有法。君子者成德之人。體用咸備。

初九自建侯可乎。曰此蓋占得初九者。利建他人以爲侯耳。夫初也。當得民之際。言之則人聽。行之則人從。故可率衆利建人。以爲侯也。若謂已可建侯。則叛逆之事不可訓矣。然則畢萬之事。非與。曰辛廖之占。蓋推及后世言也。故輔嗣曰屯難之世。陰求于陽。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宜其得民也。

六二之難。何以反常也。曰言二之應五。婚媾之常也。乘初之剛。則違而不進而與五乖。匪寇五之婚媾。然

初剛方乘而貞女愆期。不汲汲于婚媾耳。至十年始字。是反常也。故君子尙義而俟命。相時而後動。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求而往明者何。曰。六四昏人也。能下求婚媾之賢以共政。雖有不明。亦可以獲明矣。

施未光者何。曰。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名位無損。唯其德澤有所不下。故威權不在己。欲驩不可以爲友。德之所由敗。國之所由喪也。可不慎乎。王輔嗣曰。上九剛陽。故稱金夫。

獨遠實者何。曰。蒙而近實。猶有憫焉。而發之者。蒙而遠實。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其誰與之。不亦困且吝乎。詩云。取彼譖人。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故張子謂不信。蒙之失正也。

童蒙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順言乎其心也。巽言乎其貌也。言之則從。行之則讓於天下。其如視諸掌乎。特長而恥聞善。養驕而憚徙義。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矣。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需

潮間。需有孚光亨矣。又何以貞吉利涉大川。曰。吉利涉大川。卽所謂光亨矣。以正而信。又何患難之不濟。需何以飲食宴樂。曰。君子處信以履順。妄動其危可立而至。君子居正以俟時。躁進其憂可坐而待。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飲食宴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也。

利用恆無咎。何以未失常也。曰。其經德不回之人乎。又何犯難以行之有耶。伊尹曰。恆厥德。保厥位。程子



曰。雖不正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雖小有言。何以吉終。曰。其以衍在中乎。當是時也。過於退者。謂我不潔身也。過於進者。謂我不濟險也。然潔身則亂倫。濟險則時未至。是故小有言而不吉終者。褊人耳。

災在外者何。曰。榮者辱之對也。利者害之地也。小人見榮則忘辱。辱至而不可辭。見利則忘害。害至而不可逃。是故郊不能需則沙。沙不能需則泥。泥不能需則血矣。血由乎人哉。泥由乎人哉。

酒食貞吉。以中正何。曰。中正之道既得。雖以天下奉一人可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何以雖不當位未失也。曰。言能敬焉。雖未當位且未失。況上六之當位者乎。此敬之德所以爲大也。

訟

書林問。訟既孚何窒。既窒何惕中吉。既吉何又終凶。既凶何又利見大人。既利見大人又何不利涉大川。曰。訟非君子之事也。故雖有孚亦見窒。窒故訟也。既窒矣。若臨事以求諸己。又不爲過言以誣人。其窒可通亦吉也。既吉矣。若終極其事則凶。然尤不可見乎小人。小人者。惟官惟反。惟貨惟內。惟來者也。大抵訟危事。猶大川也。一涉于此。害不可測。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訟何以作事謀始。曰。在上者以德行政。斯遠欺。在下者以德處身。斯遠爭。有孚而見窒。能惕而終凶。知訟之無益也。故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穎達曰。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故曰遠行。

需九二小有言終吉。曰衍在中。訟初六小有言終吉。曰其辯明。奚異乎。曰患之來也。非量不能容。非明不能察。兼斯二者。其免夫在中以量言。在始以明言。

不克訟。何以歸逋竄也。曰其見幾而作之人乎。又何戀于三百戶之寵哉。不然。耽祿而訟上。其自取患乎。自處卑約之訓。非歟。曰象止言歸逋竄。而爻言邑人。則知三百戶者。二之先有者也。夫三百戶豈爲卑約哉。

食舊德。從上吉者何。曰言從在上之人也。蓋剛明果斷。視己爲高賢也。詩云。我心匪鑑。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故云從上。

復卽命渝安貞。何以未失也。曰不克訟而復從其命。非苟爲比也。變而安於正。又何失之有乎。不然。是阿諛之臣耳。命非正理乎。曰命君命也。若謂正理則重貞字矣。

訟元吉。何以中正。曰其大畏民志者乎。行且無訟矣。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者何。曰訟至於受服。且不足敬也。訟何足用哉。訟無受服之理。極言訟之不可尙也。

師

世甯問毒天下豈聖人之言乎。曰刺病所以安身。誅暴所以綏良。然非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其能乎。故衆正在常曰。毒天下在行師之時言。

師何以容民畜衆。曰天下莫險乎水。可以覆舟。可以溺人。惟地則能含之矣。天下莫險于衆。可以克敵。可

以殄寇。惟容則能聚之矣。故君子養民于畎澮溝洫如父母。教民以孝弟忠信如師保。此省刑罰、薄稅斂、制挺以撻甲兵者也。

失律凶者何。曰：臧者行師之名。如弔民伐罪之舉也。律者行事之法。如攻殺擊刺之制也。不以律雖臧亦敗。而況於不善乎。故曰：有制之師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然則智莊子論于郟之戰。以順成爲臧。不臧且律竭者何。曰：荀首可謂知律而不知臧者也。若荀林父者并律亦失之矣。

輿師大無功者何。曰：古之遣將者。闕以外將軍主之。雖人君不得而與焉。而況使衆人主乎。輿師猶可說也。宦寺之觀軍容、監軍容。不可說也。撓敗師徒之訓非與。曰：若是則大無功者爲贅辭。而凶字爲複出矣。故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師用丈人長子何。曰：丈人積德厚而能服衆。長子歷事熟而能用衆也。趙去廉頗用趙括。是以敗績於長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顯允方叔。蠻荆來威。

比

頤問。比吉矣。又何以原筮元永貞無咎。曰：上下相比。則邦甯而身安。雖皆獲吉。然上必度己之元永貞也。斯能比乎民下。必度上之元永貞也。斯可比乎。上是其比。非苟合吉。斯無咎矣。王輔嗣曰：安則不安者。託焉。火有其炎。寒者附之。

建萬國。親諸侯者何。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無棄民矣。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無遺賢矣。故法之

立也。先建而後親。恩之行也。先侯而後國。

初六有他吉者何。曰言積誠之效也。是故有孚言始交也。盈缶言既交也。孚非有二物也。交久而見其盈缶耳。

不自失者何。曰苟合者難一。面與者不久。失親者寡宗。諂上者無身。皆其自失也。比之自內。由中心以比乎上。忠義明直。先正其我矣。其有不同且久者乎。故程子曰。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若張子言愛自親。始人道之正者。亦通。

匪人之傷奈何。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汙君。災及宗族。士比燕朋。辱及身心。匪人之傷。自取之也。外比於賢。何以從上也。曰聖賢君子。其道在己之上者也。故溺於內比者。爲徇己。爲從下。樂於外比者。爲忘私。爲從上。

邑人不誠。何以上使中也。曰親近者多特寵而驕。疎遠者率寡援而懼。邑人不誠。約亦知顯。比失前禽焉。天下可知也。其所漸摩者多矣。

小畜

潮問。既施未行。何以亨。曰尙往而行則亨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我者文王之自我乎。曰文王而云我。豈純臣哉。我語辭。不然。小過六五。亦文王之言乎。

懿文德者何。曰天不風。雖有剛健好生之德。不化也。君子不文。雖有純亦不已之德。不變也。故風行天表。

文見身外。

義吉者何曰。小人既得高位。必畜君子以爲助也。苟志不堅。貶其道與之合。豈惟有過。將同受其害矣。初九進復自道。正己而物正者。何咎之有。義吉者。事未可知。而於義當吉也。

亦不自失者何曰。承初而言也。牽初而復。與之中道焉。于天下可也。中者相時而動。不危言激論也。不能正室者何曰。小人之誦。君子之病也。外夷之侮。中國之隙也。反目之事。于妻乎何尤。故君子務本。上合志者何曰。言誠能協上以濟事也。不然。挾小人之術。以畜人。欲去血而出惕。亦以難矣。故誠者。動物安身之本也。

不獨富者何曰。程子曰。小畜乃衆陽爲陰。所畜之時。惟九五中正。居尊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且必援挽上下。與之相濟。富以其隣也。

有所疑者何曰。有疑於前。亦若君子矣。是將待我而行賊也。奚其征。故曰。陰疑于陽。必戰。履。

官問。辯上下。定民志者何曰。履者禮也。君子以禮理上。則上不僭。如天之威而尊矣。以禮理下。則下不凌。如澤之喜而卑矣。及其至也。日月星辰序焉。草木鳥獸若焉。民志尙有不定者乎。

獨行願者何曰。慕外者。喪志。援上者。踰節。素履而往。何所求於世哉。知命與義者也。故程子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不能素履以往矣。

中不自亂者何曰。在難而持其志。居易而恣其欲。人情耳。當坦坦之時。而以幽人之貞處之。視富貴利達。如浮雲耳。其吉可知也。

六三之象何曰。冥行而妄作。以當大位。豈惟傷人。亦以自傷。故曰。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志行者何曰。近君而位不中正。上下之所尤怨者也。愬愬自懼。以稱其位。而不淫于富貴也。非志士豈能然乎。

夬履貞厲。何以位正當曰。德且不可恃。況於位乎。特位則傷德。九五剛健中正矣。何以傷其德曰。因所處而改其德者多矣。

泰

官問。泰之象何曰。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通其變使民宜之。其惟聖王之用賢相乎。裁成輔相之事何曰。制度文爲之跡。損益因革之間。非泰之時。不能舉也。人倫四時之說非與曰。此則自然者也。

志在外何曰。君子積學於躬。待時而動。有志於天下國家者也。非拔茅連茹。則不能以共濟。故程子曰。上進也。

光大者何曰。包荒而不遐遺者。仁之容也。鴻河而朋亡者。義之決也。仁且義。中行之道也。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然必先仁而後義。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天地際者何曰此欲以人而勝天也故象曰艱貞無咎勿恤其孚

中以行願者何曰其願中道以下賢而致治者乎故以祉元吉

其命亂者何曰城復于隍恃泰也自邑告命保城也泰極之時矜盛治則忘備務遠功則忽近見亂而後救故貞吝子夏曰隍城下池也城之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爲城不然必損壞崩倒猶君賴臣之輔翼云

否

官問否之匪人者何曰言致此否者皆匪人之故也天地之否亦匪人之故乎曰三光虧食山川崩壞亦由乎匪人耳

儉德避難何曰知也夫子之栖栖者愚乎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欲爲聖人之用鮮不及矣

志在君者何曰此聖人並生之心也初六苟改其邪心拔茅而貞聖人亦與其吉亨固不終較也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不亂羣者何曰此可與立矣若君子喜小人之包承也而不察即沒乎其黨矣其何以否亨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有命者何曰夫四也當否之時居近君之位假君威以震衆行己祕以招權微犯而中傷羣怨而難言者皆其所爲也若是身且不保況疇離社乎苟勸守君命合乎大道則可以濟否而福羣賢天下信之其

志可知也。天命之說非與。曰。若歸諸天命。則不可言志行。又豈君子待否之心哉。位正當者何。曰。言有大人之德。而又位正與之當也。故位不足則不尊。德不足則不信。德位兼備。而又有苞桑之懼。斯不可休否乎。

同人

頤問。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何。曰。文明則不言而信。健則不行而至。中正則不約而應。程子曰。同人者。天下大同之道。聖賢至公之心也。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

類族辨物者何。曰。族有邪正也。類其族而不仁者遠。物有善惡也。辨其物而暴政息。

又誰咎者何。曰。言在門內則有私矣。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四海皆兄弟也。又誰咎。

安行者何。曰。小人見善則必嫉。善至則無間可投。四夷窺夏則必侵。夏實則無隙可抵。故君子防意如城。困而反則者何。曰。尙勇不終而歸于讓。求利不遂而歸于義。雖非君子之純也。比于死于勇利而不悔者有間矣。

同人中直。何以相克。曰。以先直而不遇。故相克耳。若夫致于奸讒。與賢者疎遠。至亂而不敢動者。可謂先



笑而後號咷矣。噫。

大有

顯問。退惡揚善。順天休命。何曰。其惟剛明之聖人乎。是故非至明不足以察天下之善惡。非至剛不足以行天下之賞罰。此奚異於天哉。故王輔嗣曰。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矣。司馬公曰。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

初九無交害者何曰。大有之時。人所易忽耳。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積中不敗者何曰。毅也。素有材力也。大車以載。弘也。弘而毅。於天下無難矣。詩云。終險絕險。曾是不意。小人害者何曰。張子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小人弗克。明辨哲者何曰。言知幾也。書云。滿招損謙受益。詩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其皆匪彭之意乎。六五既信以發志。又何以易而無備曰。人心險於山川。禍患生於所忽。

謙

官問。君子之終者何曰。言有君子之德。斯能謙而有亨。不然。則雖謙也。尊而不光。卑而可踰矣。莫多益寡者何曰。此夫子懼人之謙而不知變也。故宜謙而不謙者爲寡。不宜謙而謙者爲多。豈平施之謂乎。觀此。可以知一貫矣。

萬民服者何曰。王輔嗣曰。履得其位。羣陰所宗。上承下接。勞謙靡懈。是以吉也。

不違則者何曰。君子以謙事上。則上不以為侵也。以謙處下。則下不以為陵也。无不利。撝謙。上下之心皆爾安矣。其知則乎。

征不服者何曰。記不云乎。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張弛之意也。此之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鳴謙。志未得者何曰。惟志未得。故自聲其謙。如又能征邑國焉。已私去而志可得。謙不必鳴。而人自信矣。六二鳴謙。亦自聲乎。曰。六二中正。惟自然耳。以謙有聞之說非歟。若是。則當云謙鳴也。且于鳴謙之體亦礙。故程子曰。積中發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豫

九儀問。豫何以作樂崇德。曰。周茂叔曰。三綱正。九疇敘。百姓泰和。乃作樂焉。夫人心未悅。則雖奏以咸英韶護。祇滋帝考之怒耳。故鐘鼓非樂也。

志窮凶者何曰。程子曰。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凶也。以中正者何曰。朱子曰。上下皆溺于豫。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也。

志大行者何曰。君子之得位也。上使君樂得其道。下使民樂得其所。斯其志也。然必勿疑。朋盍簪者。斯能致之。不然。四以剛而近暗主。其能免乎。

中未亡者何曰。體肥而中心亂者。死症也。體弱而中心存者。雖有疾。恆不死矣。滋之以正。疾且瘳焉。又何外寇之懼侵。程子曰。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

隨

書林間。隨元亨利貞。何以天下隨時。曰。君子以從道也。天下莫大于時。時不外於道。道不外于元亨利貞。穆姜之言。其知此乎。故易非謂卜筮。

嚮晦宴息何曰。澤中有雷。將以時發也。嚮晦宴息。將以時行也。故君子語默動靜。如陰陽晝夜。

從正吉者何曰。官有渝而不貞所主。以爲變而隨者。亦非也。故出門交有功不失者。存在我之正也。官有渝貞吉者。擇在人之正也。程子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猶惡也。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張子曰。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

弗兼與者何曰。爲善而不去惡。善亦不進。去惡而不進善。惡亦不去矣。既係小子而能復得丈夫者。未之有也。

明功云何曰。其子思所謂著則明。有孚在道以明。人且動而變矣。何凶之有。苟於道未誠。誠而未明。雖隨有獲。人不信矣。何功之有。程子曰。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唯孚誠積于中。動而合于道。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

之過。

上窮者何曰。程子所謂周之王業亨通於西山時也。亨之訓如何曰。周室祭岐山。恐未爲王。

蠱

九儀問。天行云何曰。事不謀始。蠱之源也。事不慮終。蠱之流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始終而究之。鮮不合于天道也。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嗣輔之訓。其殆是乎。辛丁之說非與曰。何新巧乎。何新巧乎。振民育德云何曰。山下有風。蠱物雖壞而新物復生。君子作新民之景也。育德非治己乎曰。非有德之人。其能振民以育德哉。

意承考者何曰。忠臣孝子之事君父也。伺其小疵而救之。況觀其迹乎。察其邪思而止之。況殞其名乎。事已債而后諫。名已敗而后言。其事雖濟。考之志已傷矣。知忠孝者不爲也。禮曰。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張子曰。處下不係應于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以柔巽。故終吉也。

惡能有濟哉。

志可則者何曰。君子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非直不苟於進退耳。故蠱之上九。聖人與其志不與其道。

臨

詔問。消不可久者何曰。大亨以貞。雖天之道也。然八月之消。亦天道耳。易其謂君子謀者深矣。故程子曰。

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覺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象云何曰。惟教能容乎民。猶地能容乎澤耳。是故君民之上下。猶地澤之尊卑。程子曰。無窮者。至誠無敵也。

志行正者何曰。陽德在下。四自求之。感之以道。非爲諂也。徧臨之說非與曰。卦惟一陽則可言。程子曰。威感也。

未順命者何曰。六五柔暗之主。其命未必皆當也。如九二舍我所學以從之。豈曰感之以道哉。故孔穎達曰。斟酌事宜。有從有否也。

至臨位當者何曰。此其心可謂樂善好士之至矣。無他技者斯人夫。

行中之謂何曰。此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君之智也。與用術力者異矣。

志在內者何曰。其心之所存者深乎。非人之所能知也。古之人有行之者。陳憲之處張讓。管甯之居遼東。是也。

詔問。神道云何曰。中正而誠耳。天與聖人一也。是故中正而有孚順若。卽神可格矣。天下有不服乎。省方觀民設教云何曰。聖人以盡神也。是故觀望而不薦者。聖人之體。省方觀民者。聖人之用。

小人道者何曰。聖人在上而童觀。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亦可醜者何曰。伺隙而讒賢。投間而惑主。斯其人真妾婦耳。烈女貞婦。不願爲之班也。丈夫不假言矣。

尙賓者何曰。斯時也。上有好賢之主。下無妬能之人。所不尙慕以爲賓者。不才者也。周史筮陳敬仲之生如何曰。雖有之。亦偶中之言耳。

觀我生。何以觀民也。曰。明民爲五之所生也。我生皆君子焉。天下化中矣。斯無咎。六三亦爲觀民乎。曰。民亦臣之所生也。三視民之善惡以爲己之進退耳。三四所進。有近有遠。故所觀有上下。惟上九無位。則觀己之生耳。故變我爲其也。

志未平者何曰。傳不云乎。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其生雖君子。其志猶以爲獨善也。

噬嗑

噬嗑何以利用獄。曰。程子曰。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間隙者。蓋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

柔得中以上行。利用獄者何曰。溫良長者而所處得中。復有高明之見。其於折獄何有。若暴悍之人。肆其聰察。則民不獲其情矣。

官問。明罰勅法者何曰。電。天下之至顯也。雷。天下之至威也。電不雷爲玩民。雷不電爲罔民。明罰勅法。雖有暗昧強梗者。無弗去矣。

乘剛者何曰去暴不嚴是長奸也克己不力是習欲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沒其鼻根株悉拔矣於咎何有書云除惡務本

位不當者何曰身正則民不令而行德明則訟不聽而無腊肉遇毒豈其民之罪哉我不中正耳然腊肉不可不噬也故小吝無咎

利艱貞吉何以未光也曰噬乾肺必得金矢剛直以爲斷斯其人固已不能大畏民志矣

貞厲無咎何以得當也曰既得黃金以中斷而又守正懷危以防之則足以變其位之不當矣又何乾肉之難噬金矢黃金非鈞矢之說乎曰欲訟先納黃金三十斤世無此富人法無此先王貧者又何辜也

賁

保之問天文人文云何曰柔來文剛坤入于乾剛而以柔行之則弗折故亨也剛來文柔乾上于坤柔而以剛飾之則不廢故小利有攸往小者陰也柔也地類也文明以止則錯綜經緯無弗有條而止于至善其亦天文乎

賁之象云何曰山下有火明而止也敢於折獄則有未明民情而妄刑者豈明止之意哉

義弗乘者何曰程子曰君子脩飾之道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不當則舍車輿而甯徒行衆人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

輿上興者何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與高賢在己上者而興起固不可乎

終莫之陵者何曰。適意之地。易喪所守。合志之徒。易溺所好。永貞而處二四之間。賁如濡如。亦何傷乎。六四當位疑者何曰。三爲之疑也。匪三之寇。翰白馬。豈有不遇初之婚媾者哉。終無咎者。邪不勝正耳。注曰。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

六五之吉。有喜者何曰。六五才弱而心虛。賢者享儀而不以物。丘園之英。有不輔以成治者乎。喜而后可知也。

剝

保之間。既不利有攸往。又曰。天行何曰。能尙消息盈虛。順時而止。雖不行。猶行耳。是故不冬不春。不夜不晝。天道也。不語不默。不出不處。人道也。天人之理。其究一也。

剝象何以言上下曰。言上下一體也。故下剝則上危。

滅下者何曰。滅其下。則君之足折矣。此小人防賢之始也。

未有與者何曰。程子曰。言君子未有應與徒與也。不然。不至辨矣。張子曰。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剝陽爻。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也。

上九之象何曰。碩果在上而不食。將以復生也。君子得輿而民載。將以求生也。彼小人者。終何用哉。

復

姤間。臨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何曰。此聖人扶陽之意也。於其去也。以月言。遲之也。於其反也。以日言。速



之也。七日猶八月耳。猶曰七月之日八月之日也。月陰言也。日陽言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剝之時豈無此心。至動之端而始見也。張子曰。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卽生。更無先後之次。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也。

閉關不省方者何。曰。善方生而遽撓之以物。方寸亂矣。閉關不省方。其所養者固也。既曰先王又曰后何。曰。言下則商旅不行。上則君不省方。皆先王體復以垂治也。

以脩身者何。曰。如知戲言之將出也。緘其口而不發。如知戲動之將舉也。禁其足而不行。如知邪念之將興也。制其心而不肆。夫有失而後悔。不失。何悔之有。程子謂顏子無形顯之過者。其是乎。故元吉。

義無咎者何。曰。惟其頻失也。足以殞身而喪名。亡國而敗家。惟其頻復也。則昨烏獸而今聖賢。夕桀紂而朝堯舜。美足以蓋其愆也。故無咎。

以從道者何。曰。其始諂于羣小而不知。中行而見賢人焉。其志勃然而興應矣。當是時也。偕儕輩以同征。有墮陷阱者焉。有入荆棘者焉。而已獨坦然於周行之上矣。是以君子慎所交也。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中以自考者何。曰。其復也久而不改。深而不露。斯豈外人所能知哉。惟中以自考耳。如有未敦。其無悔乎。反君道者何。曰。君道貴明也。昏迷不復。凶可知矣。故行師大敗。十年不克征也。昔鄭游吉聘楚而歸。謂公

孫舍之曰。楚子將亡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所謂迷復也。未幾。楚子卒。若吉者可謂知占矣。

无妄

驚問。無妄之往。何以天命不佑。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在無妄而往。則入于妄而匪正矣。匪正則違天命。天命豈順我乎。其何以行之哉。

茂對時育萬物者何。曰。其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乎。可與窮神知化矣。

未富者何。曰。君子口無擇言。非欲其人之悅也。而人莫敢或議焉。身無擇行。非欲其人之感也。而人莫敢或違焉。是其不耕不菑。無所爲于先。不穫不畚。無所冀于後也。斯人也而不可以有所往哉。

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何。曰。六三之位不當耳。其在闔閭之間。市廛之際乎。程子曰。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不可試者何。曰。君子存誠則邪自閑。舍誠而逐邪。邪斯爲敵。君子舉直則枉自錯。舍直而攻枉。枉斯爲仇。是故干羽舞而有苗格。碩膚孫而管蔡誅。

九儀問。窮之災不見有入妄之意者何。曰。但以當无妄之極。處至高之位。遂自信而旁若無人。決行而不復審處。故有嘗無攸利也。

大畜

能止健。大正者何。曰。程子曰。人之蘊畜。宜得正道。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潮問。畜其德云何。曰。以天而入于山。其理尙有所遺乎。以山而包乎天。其學尙有所缺乎。夫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誦說而已也。蓋入于耳。通于心。得于人。有諸己也。不然。以非爲是。以虛爲盈矣。故曰。無此不足。以爲德。有比不足。以爲德。有而無焉。斯德矣。

不剋災者何。曰。樂進而不知阻。貪利而不知害。小人之道也。初九剛明有厲。利己。可與知變矣。蓋審進退存亡之幾。守禍福吉凶之介者也。

中無尤者何。曰。道以至而極。學以中而成。其中在行。以馬輪如不爲速。其中在止。輿脫其輹不爲遲。故仲尼有接淅之行。子禽有汶上之在。夫旣說其輹矣。險不能折軸。金不能梃輪。而輿中之物固自如也。上合志者何。曰。燕朋逆其親。燕辟喪其志。故君子慎所交也。夫良馬相逐。則其進無疆。日閑輿衛。則積中不敗。而器械嚴明。不亦可往乎。詩云。終渝絕險。曾是不意。

六四有喜者何。曰。治下以事上者。童牛之牯。下無頑民矣。有不獲其上乎。程子曰。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旣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尤當預備也。

六五有慶者何。曰。君子以力制慾。慾益熾。以氣制忿。忿益張。以利取士。士益卑。以兵弭盜。盜益橫。故君子之治己也。明理以制欲。思難以制忿。其治人也。身道德以率士。先教養以弭寇。其積家之牙乎。

道大行者何曰。上九積久而盈。畜極而通。可謂萬物皆備於我矣。當是時也。乘雲而往。履風而行。輪日月以周遊。鼓雷霆而歷覽。真在天之衢也。其諸旁蹊曲徑。皆不足道矣。

頤

潮問。頤貞之吉。何以觀其所養及自養也。曰。觀其所養者。忠信重祿。皆正人。則天下治。觀其自養者。言語飲食皆正道。則君德成。然必先自求口食。而後能養賢也。故卦辭云。所養非養己之道乎。曰。以二自字觀之。知其爲養人也。

頤何以慎言語節飲食。曰。言語慎。則有以正天下之令。而民性復。飲食節。則不至耗天下之財。而民生遂。此君子養正之爲大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者何。曰。六三拂頤之貞。則上而竊君之祿。下而剝民之財。何所不至哉。斯人也。當其時自以爲得志矣。其終何所利乎。孔穎達曰。養上以諂媚。則于正道大悖亂。故見棄也。

頤頤之吉。何以施光也。曰。在初九則爲枉己而徇人。舍義而趨利。故雖有剛明之才。如靈龜。然亦不足貴也。在六四則爲舍己而從人。以貴而下賢。故雖有眇逐之欲。如虎視。然尤見其光也。上下異位。取舍異用。易其通矣乎。

居貞之吉。何順以從上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于六五見之矣。儀曰。六二頤頤拂經何以凶。曰。在六五而順上九。爲貴德尊士。在六二而乘初九。爲凌賢攘善。

由頤厲吉。大有慶者何。曰。知天下由己以養也。正身以格君心者。危言危行而無一時之或安。求賢以及萬民者。握髮吐哺而無一事之或甯。故慶也。張子曰。由頤自危然後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利涉大川。蓋養賢然後可動耳。

### 大過

書林問。大過既本末弱。何以又利有攸往亨也。曰。當過時之事。非有過人之材者。不足以濟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過人之材也。又何棟橈之足患。

大過何以言澤滅木。又何言不懼無悶也。曰。在地之物。莫高于木。以澤滅之。則足以懷山襄陵矣。在世之靈。莫高於人。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而過之。則足以超羣出類矣。不懼則非諂俗。無悶則非計名。程子所謂天下非之而不顧。舉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如未有遯世獨立之行。而不懼無悶。是妄人耳。

柔在下者何。曰。白茅亦柔物耳。故君子懼其自用也。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懼其無本也。必資於事。父以事君。資于事兄。以事長。

老夫女妻。何以過以相與也。曰。言其相與之過。非常夫婦之可及也。故在難之君而獲撥亂之臣。其情甚於魚水。起家之父而遇克家之子。其心通乎鬼神。是枯楊而生梯。剛而能柔。分言之雖各過。合言之則共中也。

棟隆之吉。何以不橈乎下。曰。爲善而阻于邪言。則不足以道遠。輔世而惑於小人。則不能以任重。夫下也。

者卑佞之徒也。是以君子深惡夫初六焉。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何可久，亦可醜者何？曰：舍忠信而惟事巧言令色，棄老成而惟任詞人墨客，其枯楊生華，老婦士夫者乎？尋且殞身而喪國也。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坎

驚問：習坎何以言維心亨？曰：當險之時，身與天下國家之亨，不可得也。剛中在內，故維心亨耳。雖然，以此而行脩齊治平，亦可必矣。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儀問：設險云何？曰：設險如天，使尊卑之分凜不可犯；設險如地，使經緯之限截不可越。其惟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

常德行，習教事者何？曰：德行常，則己私之險不能溺天理；教事習，則民心之險不能阻王化。此君子變險之學與政也。

求小得，何以未出中也？曰：言中在內，未出而用之以濟天下之險也。故曰：求小得，蓋以無正應耳。未出坎之中者，非與？曰：象固是也。張子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小得，然居險中，故未出也。

樽酒簋二，剛柔際者何？曰：人臣之事君也，文以虛辭，侈爲大言，是褻君也。不量君之所能，而任己所至，以爲言，是閉君也。褻則非誠，閉則非明。六四剛柔迭用，惟變所適，竭誠以發其志，因明以通其暗，非有志

於濟險者。能如是乎。樽酒簋二奚句乎。曰。從小象。

坎不盈。何以中未大也。曰。如厥中高大。視四方如在其下也。安能爲之坎乎。惟其未大也。故亦在險內。特未滿耳。如加以祗敬之功。存養擴充。以起其中。求賢用士。以助其中。則可以治周道之平。九夷八蠻皆來王矣。又何咎乎。

離

九儀問。離既利貞。又何以畜牝牛吉也。曰。猶之脩身焉。行順正之事耳。猶之爲政焉。養順正之賢耳。然非明則不能也。故力行貴致知。安民貴知人。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者何。曰。君雖明矣。而猶繼之以明臣。則窮岩蔀屋之下。鰥寡孤獨之輩。舉無所遺矣。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其大人乎。大人者。不自用而用人之人也。世襲繼照之說如何。曰。能照四方于當時者。必能照之于後世。張子曰。人患惰于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也。

履錯之敬。何以辟咎也。曰。跬步之差。終身之累也。片言之諾。百口之嘲也。當麗之始而不敬。奚足謂之剛明乎。敬之如何。曰。如擇主而仕。見賢而友。量時而動。順理而言。皆是也。

黃離元吉。何以得中道也。曰。六二離乎中道。則上以格君者。皆剛柔之濟。而下以成俗者。得寬猛之宜。其吉有不元乎。

日昃之離。何可久者何。曰。不能貞而樂者。則必死而憂也。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張子曰。存吾順事。沒

吾甯也。其鼓缶而歌之意乎。

六五之吉。離王公者何。曰。六五迫於上下之剛。而以麗王公之道處之。斯吉耳。苟不知憂懼自責。而以權術數如伯政焉。其患可坐而待也。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王用出征以正邦者何。曰。人情麗久則玩心生。玩心生則傲慢長。傲慢長則寇戎興。折首匪醜。可謂仁義並用。民安而邦泰。此師之所以嘉也。然非明以察爲惡之大小。剛以立行師之威愛者。不能也。故當離之上九。



##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二

咸

顧問。觀其所感。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曰。天地之情曰生。萬物之情曰好生。非其感也。其何以見之乎。恆能見天地萬物之情者何。曰。其惟變化乎。不然。則天地聖人之用息矣。橫渠張子曰。咸不可止。以言夫婦之道。蓋或同或異。或以相悅。或以相畏。以愛心來者自相親。以害心來者色自別。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實相感也。

咸以虛受人者何。曰。自僞者不足與有明也。自實者不足與有能也。確如山。悅如澤。忘私而順理。將天下之志可通矣。

志在外者何。曰。初六位卑。不足以觀乎人。人微不足以動乎人。然有正應焉。故其志則在天下國家矣。雖凶居吉。何以順不害也。曰。言二咸腓而動。雖凶也。能順乎理而得其所居以動。斯免夫。本義訓居爲靜。如何。曰。與小象雖字不合。

所執下者何。曰。咸股以感在上之人。德不足以動其好。材不足以動其求。是隨在下。小人以往。其所見亦卑矣。是故衛鞅以景監車裂。孔光以董賢招尤。

志末者何。曰。程子曰。五上係于上六。下係于六二。感人之志淺末焉。是以當咸腓而背私心也。不然。四也。

且朋從爾思。而況于五乎。子夏曰。在脊爲晦。

恆

增問。終則有始者何。曰。言能變也。夫子又不云乎。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不能利貞而知變焉。其何以恆享無咎乎。是故夏之忠。不可以治商之民。商之質。不可以治周之民。循是損益。皆不得已而然也。日月得天者何。曰。得天。終則有始。變化之理也。四時聖人。皆謂此耳。孔氏曰。變通隨時。方可長久。立不易方者何。曰。既動而順。又易方焉。是徧常道也。不易方者非泥也。君子懼誘于其物也。

始求深者何。曰。常道可守也。不可浚也。浚而深之。則反常矣。況于始乎。故下學所以達。索隱所以敗俗。非求于九四者之說乎。曰。借四爲言耳。

無所容者何。曰。不德之人。已不用恥矣。人亦莫之恥也。惟不恆其德者。有至焉有不至焉。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其君子則絕交。其小人則肆謗羞也。紛然而來。何所容乎。故脩德者必熟而後已。詩云。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久非其位。安得禽者何。曰。君子久于仁義之政。則下足以化民。久於仁義之謨。則上足以正君。舍是而恆焉。則雖術之如彼其詐也。行之如彼其久也。祇以滋亂耳。田也何所獲禽乎。詩云。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從一而終者何。曰。古之忠臣節士。不事二君者。可謂婦人貞吉矣。從婦凶者何。曰。唐元宗之于李林甫。宋神宗之于王安石。可謂夫子之凶矣。曰。太甲成王之於伊尹。周公何以不凶。曰。是從其賢也。非從其婦。

也。從其賢。猶從一而終也。

大無功者何。曰。仁將熟而一欲之不忍。前仁盡廢矣。義將精而一利之不制。前義盡棄矣。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其振恆乎。

遯

問遯。亨小利貞。何以浸長也。曰。當遯之時。小人方浸長也。若大有所正。顯有所爲。其難可立而至矣。剛當位而應。與時偕行。不亦小利貞乎。

遯何以遠小人而嚴也。曰。君子言雖遯而正。行雖謙而危。故疾之則無瑕。詆之則無隙。故曰。市朝有山林焉。商賈有巢許焉。詩曰。衣錦綢衣。裳錦綢裳。

不往何災者何。曰。既失幾而后遯。又臨危而遽逃。斯是以爲災乎。責小而位卑。晦處而靜俟。又何災。

不可大事者何。曰。陽剛之賢。方遯而有所係。則不能遯矣。此臣妾之輩。肆爲姦譏。以害我之時也。若大正之。其禍可立而至矣。包容含蓄。不露圭角。斯免夫。昔者陳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蓋由是道也。詩云。我友敬矣。譏言其興。

以正志者何。曰。密其謀。非以爲邪也。社稷之基。自此立。隱其行。非以阿黨也。危亂之機。自此消。如是之遯。不亦嘉乎。故五曰正志。二曰固志。君臣同心。其所以防禦人者密矣。誰其係而好之者哉。故張子曰。二居君臣正合之位。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

肥遯何以無疑也。曰：其中心蚤有所見者乎？誰其係而好之者哉？子夏曰：肥，饒裕也。

大壯

景童問：大壯利貞，何以剛以動？故壯，大者正也。曰：天下之政，不外于大；天下之剛，不外于正。一理而三名，大壯何以非禮弗履？曰：天下莫剛于天理，莫柔於人欲，振也慾焉得剛。

其孚窮者何？曰：位卑而言高，交淺而謀深，居近而圖遠，力小而任大，壯趾之志，雖非求榮達也，亦且窮而凶矣。況志在榮達者乎？

九二貞吉，何以中也？曰：書不云乎？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故壯而不壯，斯壯矣。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者何？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以制之，如羝羊觸藩以羸其角，故雖貞亦厲也。故君子以德化，不以智窮。程朱二傳以罔爲無，亦通。

藩決不羸，何以尙往也？曰：非壯于大輿之輓者，其能然乎？斯其人可謂力足任重，而材足以過險，其往也，又何所礙哉？

喪羊於易，位不當者何？曰：位雖不當，道乃當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罹之。朱子解羊爲五之壯，程子解易爲五之和，當兩取也。

晉

挺間，晉象何也？曰：明出地上，無所不照，雖百姓亦昭明矣。順而麗乎大明，君臣同心，小人難容奸矣。柔進

上行變無斷之資而爲高明之主。此康侯所由以行其志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其時之宜然乎。晉何以自昭明德。曰。此君子治己以治人也。故小人之所進。君子之所退也。君子之所進。小人之所退也。獨行正者何。曰。言四雖初之正應也。然進不以正。貪而嫉賢。則不我應。初之行正。不亦獨乎。裕宜乎其然也。程子曰。苟未見信。則當安靜自守。無急于求上之信。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失於義矣。蓋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

六二亦貞吉也。又何以受福。曰。六五之志。猶可通焉耳。司馬君實之於宣仁是也。故苟有用賢之主。天下雖婦人猶可爲也。而況于以天子行之乎。然如不用何。愁如者。恐懼憂患之謂。蓋上疑六五之不斷。下防九四之見害也。

衆允之。何以志行也。曰。其改過乎。善日進。高明以思齊羣賢者乎。人皆信之。悔宜其亡矣。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顯鼠貞厲。何以位不當。曰。言位不當己之德也。德不中正而據高位。位也。適足以濟其貪耳。詩云。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往有慶者何。曰。柔弱之君。多聽左右之言。與賢者疎遠矣。失得勿恤。可謂上不恤晉角之勢。下不恤顯鼠之讒。而惟親中正之賢也。斯往也。將天下可爲。吉無不利。宜乎其然。

道未光者何。曰。當是時也。位已崇。富貴已極。可謂晉之于角矣。惟伐邑自治其私。雖危厲吉無咎也。然不

知以盈滿自裁。至是始自治以保位。故又貞吝。斯夫子謂道未光乎。

明夷

詔問明夷利艱貞。何以言文王箕子也。曰。美里之囚。傷其明也。其天乎。徯狂之利。晦其明也。其人乎。在天者不可求。在人者不可不勉。文王箕子有安勉之異。

洩衆用晦而明者何。曰。其不教之教。不令之威乎。將天下陰受其化矣。

義不食者何。曰。王弼曰。絕迹匿形。不由軌路。曰于飛。懷懼而行。不敢明顯。曰垂翼。然皆見之早也。故三日不食。接淅而行也。主人有言。衆人固不識也。昔者叔孫豹初生。其父得臣筮得此爻。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後穆叔果遇婦人于庚宗。生豎牛。何。曰。雖謂穆叔見之不早可也。如其早見而不動于欲。豈至是乎。

順以則者何。曰。夷于左股。行不順矣。用拯馬壯。可謂求賢以輔其不足而將有爲也。其知則之當順者乎。蓋從九三而言也。

獲心意者何。曰。程子曰。入于左腹。其交深矣。獲明夷之意。奪其志也。于出門庭。斯行之于外也。嗟夫。用是道者。其王安石之於宋神宗乎。當時也。君子猶欲有言。其不折肱者幾希矣。是以君子辯之於早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醫書。心在左腹。

箕子之貞。何以明不息也。曰。天人之一也。天之陽未嘗盡消。人之善未嘗盡亡。故君子保其身以有爲也。

洪範之陳其天乎其人乎。

家人

官問家人利女貞。彖何以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曰有禹文則有塗山太姒。有桀紂則有妹喜妲己。女貞者家人之本也。然皆丈夫表之耳。丈夫而苟耶。女不貞矣。故女正位以下責乎男。嚴君以下責乎爲父母者也。

言有物行有恆者何。曰辭能居業謂之物。行能信人謂之恆。此種火之本。起風之機也。

志未變者何。曰事已債而后揀其策。則不善家已衰而後振其力。則不易。初九而閑其家。骨肉之情無間。雍睦之化自昭。又何悔之有邪。書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六二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牝雞之晨。身與夫而並職。蠶織之休。家及國而俱殞。中饋而在。則事神養老之需。軍國賓客之費。佐乎夫君者亦多矣。又何必自遂哉。

順正位者何。曰上逆其君以聚斂。下逆其民以施奪。雖富如季氏。謀如安石。皆非順也。故兄弟和順。則財不私積。出入有經。則國用不匱。方夏甯而四夷賓。皆大吉之美也。

交相愛者何。曰孟子曰。無仁賢則國空虛。王至有家。其人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庶事可勿問矣。吉又何疑也。

反身之謂者何。曰家過盛則驕泰之子生。財極足則淫奢之徒出。有孚威如。言主家者之言行無時而可。

易也。論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睽

九儀問：悅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何以止小事？吉曰：志之始求合也，爲之則以漸也。舉之太過也，故小有所事以濟睽也。然而大同自是乎基矣。遜曰：小利貞，屯六五小貞，皆此類乎。

以同而異者何？曰：同而不異，墨翟之廢義也。異而不同，楊朱之賊仁也。理一而分殊，于天下無難也。程子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避咎者何？曰：始睽而見惡人，彼將不復爲異而自化也。如既睽而後求見，于事則無濟，于己則損德。溜磷已甚，故有悔而喪馬者，見惡人也。悔亡而無咎者，自復也。

未失道者何？曰：舍肉之事，非君子所宜行也。穎考叔則爲之，屢踊之價，非君子所宜識也。晏平仲則盲之，崇孝而省刑，又何失道之有乎？夫巷也，雖閭閻之小徑，內可以通朝市，外可以通四海，于道未嘗有礙也。

位不當者何？曰：處不中正，而復柔懦以利人，其能有立且行乎？是以後曳其輿而前掣其牛也。斯人也，天且剿之，謂其昏暗無所聞知也。若遇剛明之友，斯免夫。程朱以天調髮，非與？曰：改經而訓，予未之敢安也。

往有慶者何？曰：膚噬則肝膽心肺之相照矣，又何睽之不能濟哉。



羣疑亡者何。曰：陰陽和則中道見。時雨降則萬景新。於是豕洗其塗，鬼奔其車，弧解其膠矣。然後知婚媾之不至，非彼之罪，實己之未往也。蓋傷於明之太過耳。

塞

增問：塞利西南，何以往得中也？曰：天下之道，惟中正則無危險。以九居五，斯往也，其免夫。故利見中正之大人，則可以正邦矣。

反身脩德者何？曰：君子之遇難也，怨天，誣也。怨人，妄也。誣與妄，阻莫甚焉。反身而脩德，克己之仁，待時之義，處難之智，固窮之信，兼之矣。又何塞。

宜待者何？曰：言是來也，非既往而復還也。卽不往而待之耳。斯人也，爵祿不得而餌，勢位不得而迫，其所守者可知，譽何如也。

終無尤者何？曰：義之所至，利莫大焉。忠之所極，順莫過焉。終無尤者，夫子之進忠臣也。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內喜者何？曰：九三往則過蹇，不往則還得其所矣。安處善，樂循理，中心之喜可知也。今有丈夫從役于外，也不往而處，其室家之喜何如哉。

當位實者何？曰：以六居四，乃實當位，非僞也。旣以實而來，何所不連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中節者何？曰：人君偏聽小人，雖有忠朋，去之先矣。故臨難而莫救也。九五中正，讒邪無自而入。當其大蹇

也。匪躬之臣，胡爲而不來乎。

解

頤問解來復吉。何以得中也。曰：當蹇之時，以失剛中之臣也。難既解而來復，得此剛中之臣耳。西南之利，可謂平易近民者也。衆其有不得乎。若或有攸往而不夙，則禍幾除而復作，業垂成而復壞，前功盡棄也。故夙吉者，往有功也。故失剛中之臣，雖九五亦蹇。用剛中之臣，雖六五亦解。進賢爲大也。

赦過宥罪者，何曰：雷者，天之義也。不義則民不威，雨者，天之仁也。不仁則民不懷。故雷雨作，解者，言既懲其過罪矣，故可赦而寬之也。孔氏曰：赦，放逸也。過，失誤也。宥，寬也。罪，故犯也。

義無咎者，何曰：當解之始，以初柔而濟四剛，可謂不折不扣不廢矣，故無咎。

九二貞吉，得中道者，何曰：君子之于小人，絕之太過，則怨深，懲之不及，則害長。此后世調停之說也。若得黃矢而去三狐，深中邪媚之病矣，其能復行乎哉。

未當位者，何曰：惟其己位未當而不正，斯小人易親而君子易遠也。若九四解去初六之拇，陽剛之朋，斯孚之矣。蓋世未有依違于邪正之間，而能有濟者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者，何曰：六五柔尊，羣邪之所共趨也。衆奸之所咸附也。於是迷惑其心，使不正，纏綿其足，使不行矣。故君子惟有解去此輩，不爲所羈縛，則吉矣。然使小人未退，猶未驗其能有解也。詩云：雨雪瀼瀼，見睍曰消。

以解悖者何曰。蓋解其既降而復返者也。其周成王之誅奄。漢高帝之伐陳豨乎。故曰登墉而射隼也。弓矢之器。如之何其勿藏。然則放馬牛罷兵歸家者已早乎。

損

保之問。損而有孚。二簋應有時者何曰。二簋用享。卽損而有孚也。蓋事神之誠。卽取民之孚也。養神之儉。卽損民之節也。損而有孚。蓋于法不違。于禮不悖。薄于自奉。信于自足。是以雖二簋可用享也。故有元吉。應有時者何曰。其曾子所謂國奢示之以儉之意乎。

懲忿窒慾者何曰。君子不忘則不存。不失則不得。故忘其忿。以存親也。失其慾。以得理也。雖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也。

尙合志者何曰。位卑而上志不合。其能行乎。然居下而任重。功成而受美。鮮不及矣。故程子曰。已事遄往。不自以爲功也。酌損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嗚呼。量力而動。見機而作者。知矣哉。詩云。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中以爲志者何曰。天下之道。中而已矣。是豈可損乎。故弗損乃益之也。其天下之化中乎。故曰利貞征凶。三則疑者何曰。猶書言任賢勿貳乎。然則古之舉八元八愷者。不已多乎。曰。其實一也。如其一也。雖百辟庶士。奚其多。

亦可喜者何曰。改過不速則成惡。去疾不速則成病。故喜聞過者。不憚直友。樂去疾者。不忌良醫。損疾使

過又何咎耶。

自上祐者何。曰。十朋之龜。天下之至寶也。六五虛中居尊。受而從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業。以定天下之疑。何往而不可哉。故弗克違者。雖欲拒之不能也。非天啓其衷乎。

大得志者何。曰。君子散財以發身。小人忘身以殖貨。弗損益之。取其心矣。其不得臣無家乎。無家者。天下一家也。

益

世甯問。益既言損上益下。其道大光。又言中正有慶。木道乃行。日進無疆。其益無方。與時偕行者何。曰。其道大光。非遠道干譽也。皆中正有慶耳。若是則仁德廣被。是木道乃行也。故益動而巽。德行政事。日祇于無窮矣。猶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也。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耳。子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曰益。

象云。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何。曰。過不改則善不遷。風不烈則雷不迅。昔者仲尼之誨七十子也。問善者皆告之以其過。其益乎。

下不厚事者何。曰。王輔嗣曰。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無其處。故元吉乃無咎也。元吉者何。曰。言天下之大謀。非好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利己也。

損益二五。何以皆弗克違十朋之龜也。曰。六五虛中居尊。樂取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佑之矣。況于人乎。

六二虛中任事。樂受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通之矣。況于他乎。

益用凶事。固有之者何。曰。凶事者。如震撼、擊擄、盤錯、紛結、黯黯、汗濁、險阻、患難之類。蓋皆使之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是故不孚則上不信。不中則上不從。不用圭則越職而犯分。鮮不及矣。昔汲黯矯制振貧。趙充國之屯田先零。其固有之者乎。

以益志者何。曰。撥亂而反正。舍危而就安。其志豈以損天下哉。公也。如之何其弗從乎。蓋告公之道。雖本中行。而尤貴于誠也。中而誠。雖遷國可也。

莫益之。或擊之。何以皆自外來也。曰。程子曰。苟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信斯言也。義利之間。登虛之際。其吉凶之門乎。

夫

詔問。既曰所尙乃窮。又何以其危乃光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徒言也。尤以其身耳。是故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言決也。告自邑。不利卽戎。身決也。蓋身之不治。而惟言之是尙。人將議我。如之何其去人哉。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之象何。曰。施祿及民。夫之利也。居德防讒。夫之義也。故君子散財以發身。正己而正人。如是而小人不

不勝而咎者何曰位卑而無正應言之無與爲倡也行之無與爲隨也以其憤心而往豈惟驟其前趾將終身俱仆矣則何益哉

有戒勿恤得中道者何曰惕號人所難能也莫夜人所不知也可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剛而能柔中尙有失乎戎且去之奚恤耶

君子夫夫終無咎者何曰壯煩遇剛也非君子之夫也獨行遇雨若濡則君子之夫道也其志密矣人雖有愠又奚咎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既曰位不當又曰聰不明者何曰惟其不明是以居不安行不進耳

聰不明者何曰張子不云乎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四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易溺於所趨者必不能用故聞言不信也

中未光者何曰比于上六故耳若中行則免矣程子言雖行于外不失中正而未能心正意誠恐非也夫人心不正意不誠而能行中者耶子夏曰萑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

終不長者何曰慎始也始而能反乎正其終豈至于無號乎

姤

官問不可與長者何曰奸邪足以敗國歸訟足以殄世牝雞之晨可以索家皆女壯也又何長之有施命誥四方者何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爲施命誥四方無人不化

柔道牽者何曰此聖人待小人之仁也。初陰而係于金柅。斯勿見凶矣。不然如羸豕蹢躅。祇自取害耳。以羸豕曉君子者亦通。

義不及賓者何曰君子防其始。則其終可救也。謹于微。則其著斯善也。夫包有魚者。其叔敖之瘞雙首蛇乎。又奚及賓以害人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九二之道廣矣。

既曰中正。又曰志不舍命者何曰。命。天理也。卽中正耳。舍之在己。天其焉往。故曰有隕自天也。蓋以杞包瓜而含章以處之。卽不言之天也。子夏曰。作杞瓠瓜。朱子曰。以陽剛中正防始生必潰之陰。然陰陽迭運。乃理之常。若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

上窮吝者何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其姤角之徒乎。

### 萃

鸞問。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何以順天命也。曰。幽。孝享于有廟。而明利見乎大人。何所愧作者哉。故征用大牲。蓋非諂媚媚人也。于天理何逆乎。王弼曰。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全乎聚道。用大牲乃吉。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

除戎器。戒不虞者何曰。其順以說乎。苟未順民心而使之悅。則戎器爲瀆武也。

其志亂者何曰。爲善而力小。親仁而志弱。方有所爲。而羣小譁然。是以于有孚之正應不終。乃亂乃萃也。勿恤一握之笑。而若號呼。君子斯善補過矣。

中未變者何曰六二柔順中正而有正應其引五以聚也蓋道之以正而開之以誠是其中心孚乃用輪耳又何變于羣陰之有

上巽者巽乎上六乎曰上六陰柔非六三之正應也如是而萃真可嗟而無所利矣夫所謂往無咎者蓋舍上六而往求賢于己者也其九四或九五乎然始特所合之小人其晚也不利而后遷善故雖無咎亦小吝

大吉無咎何以位不當也曰以不正事君者雖萃乎君民斯怨以不正臨民者雖萃乎民天斯怒大吉無咎言君子以道而變位也

志未光者何曰萃有位非萃有德也如是則有悔矣元永貞焉斯天下信之德充其位志斯爲光也故悔亡

未安者何曰上六小人以媚悅而盜高位是以禍至而齋咨涕洟無所咎也如其德安乎上臨難不懼又何齋咨涕洟之有戒占者如何曰嗟何及矣

升

世甯問南征吉何以志行也曰巽而順剛中而應其所存者可知矣然必用見大人斯可以志行而有慶故元亨也王弼曰以柔之南則利乎大明也巽順以升至於大明志行之謂也

升何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曰其巽以順乎夫順言乎其坤也積言乎其巽也故君子舍信美而求聖神外



致曲而思變化。吾未見其然也。

上合志者何曰。變昏暗之氣。革柔溺之資。憤卑下之汙。憎狹小之見。起赤子之心。巽剛明之賢。上將憐而與之同德矣。信乎其升哉。大乎其吉哉。

九二之孚。何以有喜也。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必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無疑。而況于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無所疑者何曰。君子剛則不困。巽則不躓。雖升夫萃。如入無人之邑矣。何所疑哉。傳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是乎。其是乎。

順事者何曰。言周之王業。通于岐山之日。三分天下有二者。豈有所謂逆哉。人心從而天命歸。乃至順之事。斯是乎其升矣。程子曰。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

大得志者何曰。貞吉升階。則必升堂而入室矣。內無屋漏之愧。外無門庭之寇。坐神聖于九重。極統禦于八荒。其志有不得乎。

困

九儀問。困既亨吉無咎。而又云有言不信者何。曰。語不云乎。予欲無言。

困何以致命遂志也。曰。命者。天之數也。出于無爲。志者。我之道也。根于有生。故命不致則誣天。志不遂則

謹己故君子致命以遂志遂志以立命

幽不明者何曰株木無枝葉之榮幽谷非發生之所皆在下而陰者也使少有從善向上之明豈至于盤處于塊然木根而坐臥不安乎

中有慶者何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而不施于時君子之所困也然斯其中皆天下之福也惟候朱紱者求之耳故利用亨祀積誠以感君也若征則有凶然而志在天下非有私也其義亦何咎

乘剛及不祥者何曰六三小人也而舉逆謀鮮不及矣昔者齊崔杼取棠公之妻筮得此爻而陳子獨曰不可後棠姜通于莊公杼因弑君而自戮

志在下及有與者何曰九四位不中正而爲二所間故困金車也故徐徐之來固欲求下位之賢以共載也夫初也既以正應而相與四又何患哉程子曰二以剛在下載四故云金車

志既未得何以中正又受福也曰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夫剗剗則前後左右皆無聞無行之人五也雖有赤紱將安用之故志未得然猶幸中直之心尚可通乎剛中之賢耳嗚呼使非如祭祀積誠以感之又何以受福哉蓋當困之時二五尤貴誠交

井

書林間既剛中何以未有功曰剛中言體曰汔至言用也夫君子有剛中之德則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歷變于前不能奪也如是則其體已定其出無窮故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也若其用之

也。君不盡其下之長。而臣或隱其己之能。不亦同于羸瓶而無功者乎。

井何以勞民勸相也。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故君子先之而勞之。

既曰下。又曰時舍者何。曰。汗下之人而欲用于時。難矣。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無與者何。曰。中人之性。不爲高賢所汲。必爲卑邪所誘也。故甕敝漏而後井谷射鮒。故凡與陰蟲汙穢所

聚者。必其以身先破敗者也。其誰賢與之。子夏曰。井中蝦蟆呼爲鮒魚。

井渫行惻。何以求王明也。曰。猶言見求于王明耳。夫王者有知人之明。求此井渫之賢而汲之。澤及天下

矣。故曰王明並受其福。傳曰膏澤下于民。

脩井者何。曰。威儀一改則身危。紀綱一亂則國亡。夫君子常井井乎其有條也。故無咎者。善補過也。子夏

曰。甃亦治也。以塙壘井。脩井之壞也。

寒泉之食。何以中正也。曰。君德而不中正。則貴戚有優渥之耗。疎遠無沾濡之益。是斜口井也。惟中正則

四方皆被其澤矣。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若孔氏曰。九五剛中之主。不納非賢。必須才行高潔而後

乃食之。以用人言也。

元吉在上。云大成者何。曰。斯井也。脩之極矣。位之高矣。取之衆矣。澤之私矣。

### 革

顯問。革而信之矣。又何以言文明以悅。大亨以正。革而當也。曰。文明則人知之。悅則人從之。正則人服之。

故人信而可革也。悔宜其亡乎。

治歷明時者何曰。春夏秋冬審而天道成。進退存亡審而人極立。故革也者。權也。

不可以有爲者何曰。莫大于天。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莫大於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聖用黃牛者。不爲于前。以有爲于後也。

已日革之卦辭也。何於六二又言之曰。卦以六二爲主。文明之賢而上應剛中之君。雖變革天下之制度。皆在我矣。然非已日。其能行有嘉乎。

又何之矣者何曰。論革可就而其就且至。三則非小就矣。是謂貞厲。斯革也。人皆信之。其征又焉凶。信志者何曰。其湯武爲匹夫復讐之事乎。苟人未信己之志而改命焉。大則人以爲篡。小則人以爲紛更。約束也。故曰有孚。改命吉。

其文炳者何曰。嘗觀斯變於唐堯孔子矣。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論語曰。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炳哉文乎。

順以從君者何曰。君子雖無文王猶興者也。故其革辭然外見。如豹變也。若小人非假君威。則亦莫能革其面。所謂民可使由之者也。程子比之自暴自棄。過矣。

鼎

挺問。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矣。何以又言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曰。

非如此。聰明神武之聖人。其能享神人而致元亨乎。子夏曰。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正位凝命者何。曰。己位不正。則天命不凝。猶夫鼎也。錯諸地不安。則鍤覆矣。苟在我者各止于至善。命將焉往。詩云。命之不義。無遇爾躬。

未悖以從貴者何。曰。惡不去。不足以遷善。舊不去。不足以從新。賤不易。不足以獲貴。是故得爲人之妾。遂成人之子。得爲人之臣。遂安人之民。何所悖乎。

慎所之者何。曰。有實之鼎。而使有疾之人。我卽幾何其不載。胥及溺哉。故孔子不欲遇乎陽貨。孟子不肯言乎王驩。斯其吉終無尤也。

鼎耳革。何以失其義也。曰。五居君位而當鼎耳。羣臣皆宜爲鉉以舉之者也。三反五應上而革其耳。君臣之義安在乎。夫耳旣變。其何行如之。雉膏不得而食。宜乎其然也。然五聰明如天而且下巽。方降雨澤而和。則三也。其悔而終吉也。

信如何者何。曰。猶云果如何乎。其材本不足以當大任。乃竊據高位。徇私而寵倭。欺君而悞國。果然覆鍤矣。其形渥者何。曰。古者刑諸侯大夫于甸。徒有屋之處。故曰形渥。

鼎黃耳。何以中爲實也。曰。其君子之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面盎背者乎。夫黃耳之鼎。而以金鉉舉之焉。中正可以行乎四海矣。故執中之堯而得玄德之舜。溫恭之舜而遇執法之皋陶。宜四方之風。

動也。

剛柔節者何。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彊而不諂。如玉然。故其德斯成。其政斯行。其社稷之臣乎。

震

詔問。既恐致福矣。何以又後有則。曰。猶之先號咷而後笑乎。夫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繇繇乎其所脩者。周矣。若是真國之長子也。其出也信。可以守宗廟社稷。又何喪亡之有。笑言啞啞。斷可知矣。王弼曰。樂然後笑則也。程子曰。蠅虎謂之蠶。

恐懼脩省者何。曰。雷洊動而羣陰解。君子恐懼脩省而衆欲退。皆自治也。

初九何同乎卦辭。曰。震主也。

乘剛者何。曰。以柔順而乘初九。故必震懼危厲。大喪其所有。升于重高之上。始可勿逐而七日得也。蓋君子致懼。必去其私欲。君子去欲。斯登于高明也。震來者非初乎。曰。猶六五往來之來。與初九震來同。億大也。九陵在初上也。高明之地也。

危行與大無喪者何。曰。既以危行。則事皆得中矣。又何喪之有。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震往來厲之謂乎。張子曰。能行己以危。則富貴可保。不失其所有也。

中未得。畏隣戒者何。曰。以其中未得也。故畏隣戒耳。禮曰。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豈家人之所能識乎。故曰。婚媾有言。明夷言主人有言者。對行客之辭也。

艮

官問。艮止也。何以又言時行則行。曰。君子止乎人之所不見。則皆天理矣。是以不獲其身。我且忘也。況乎人乎。內忘我則智深。外忘人則仁周。仁且智。故時措之宜也。是故止止也。行亦止也。故無咎。何以不言吉。曰。君子之止。有殺身以成仁者。朱子曰。身動物也。惟背爲止。思不出位。何以象兼山。曰。止于所止也。

艮其趾。何以未失正也。曰。跬步之錯。終身之累也。片言之誤。萬事之債也。故君子謹其始而防其微。詩云。肇允彼桃蟲。拊飛維鳥。

未退聽者何。曰。二隨初而動。猶腓隨趾而行。二若退聽于初六而爲隨所極。則已亦未失正矣。足不行而心欲動。斯其心不快也。隨非九二乎。曰。三止之主也。非退之地也。以咸二三比之。猶可見其危。初九若曰。二心未肯退聽。而必欲拯所隨之三者。亦通。

危薰心者何。曰。艮其限是自折。列其夤而不屬也。斯人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免是危。其維止于躬與趾乎。

止諸躬者何。曰。止諸躬則可以止上下矣。故無咎。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蓋天下皆關於一身之正耳。程子言不能爲天下之止者如何。曰。豈有止身而不能止人者哉。

以中正者何。曰。艮其輔。則言必顧中正之行而有序。斯如綸如綽。悔宜其忘矣。

以厚終者何。曰。程子曰。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之同患也。故敦艮吉。

漸

官問。漸既言進。得位以下。又言止。而巽動不窮者何。曰。言斯進也。非有欲心。止于至善。而巽順以進。如女歸之有序也。故有功正邦而其位剛得中也。其大舜乎。

居賢德善俗者何。曰。山上有木。其蔭以漸而長。居賢能德行之人于高位。則其俗以漸而善。蓋君子之善俗。非家至而戶曉之也。漸靡之而已矣。

小子之厲。何以義無咎也。曰。見之遠者不恤乎近。行之高者不累于卑。夫鴻漸于干。其識深矣。其知義與幾者乎。又何安飽之急求。夫小子者。邇見者也。

不素飽者何。曰。以中正之道而進于磐。豈惟己得其安哉。將措天下于磐石之上矣。故飲食而衍衍也。不然。思天下之饑溺由乎己。其能衍衍乎。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何以又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曰。九三離其羣類而與六四合。是其征也。雖婦孕不育矣。以動于欲而失其道也。夫失道寇斯奪之矣。以道相保。可謂止而巽矣。故傳曰。守正閑邪。以禦寇也。陸非鴻之道也。

或得其桷。何以順以巽也。曰。六四而在艮剛之上。使非順巽。幾何其不墜枝而殞身哉。故君子從賢以就平也。好善以卽安也。程子曰。鴻趾連不能握枝。



終莫之勝吉。何以得所願也。曰。陵非鴻之所據也。故娶婦三歲而不孕。雖有賢臣。隔于讒邪。其能子萬民乎。夫九五六二正應也。但合之有漸耳。三四終奈何。

不可亂者何。曰。篤近所以致遠。自卑所以登高。故洒掃應對。以窮神也。周旋中禮。以盛德也。夫鴻漸于遠。其所積者厚矣。風雷不能亂其行。雨雪不能變其色。斯羽也不可法乎。

### 歸妹

保之問。既言歸妹天地之大義以下。又言說以動以下。不亦背乎。曰。前自女歸而言也。後自歸妹而言也。言歸妹不可不正也。夫士之仕也。豈爲不正乎。惟以媚悅于主而求壓君子。故凶耳。

永終知敵者何。曰。夫悅以動。其有不敵乎。知其敵則可永終。蓋有澤上雖雷而不雨者矣。故君子量而後出。不出而後量。臣道也。臣其所受教。而不臣其所教。君道也。故朱子曰。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有敵也。

歸妹以婦。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者何。曰。小臣而或能補于君。其是乎。故仲尼或許叔山無趾以德充也。征吉者何。曰。班婕妤爲近之。

利幽人之貞。何以未變常也。曰。眇能視。雖其明不能及遠。然而亦有所見矣。蓋眇九二之目者。六五也。猶能視六五之家者。九二也。夫二也。若謂五之昏庸。休羣纒而有公事。則變矣。故未變者。猶以恆也。柳下惠甯武子爲近之。即可曰。跛能履。則無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眇能視。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

正。

有待而行者何。曰。孟光之年踰三十。呂望之年踰八十。皆抱道愆期之志者也。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其位在中。以貴行者何。曰。是卽月將望而未望也。其德如是。又何必如其姊之袂良哉。故君子之仕也。在篇其實。其文非所先也。在中其行。其言非所尙也。

上六無實。承虛筐者何。曰。以陰之極。處嫁之終。又何實心之有。所承者非虛筐而何。豈不敗乃國事哉。蘇秦張儀是也。然亦由士刲羊無血耳。可不嚴乎。昔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得此爻。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奔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嗚呼。若能由人而實德。又何不利之有。夫韓子可與知象已。

豐

世甯問。旣言豐大也。以下。又言宜照天下者何。曰。宜照天下以下。言保豐也。是故日不中。則向陽。易春。而寒谷無輝矣。旣言宜日中。又言天地有消息。人與鬼神不足道者何。曰。天地有消息者。自然之常運。宜日中者。聖人以人而勝天也。

折獄致刑者何曰致治之時生怙惡大亨之日興情心折獄致刑如雷電之皆至也豐其可久乎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雖旬無咎何以過旬災也曰初之與四雖體均不相應而用事實相濟故君子外不可有上人之心內不可有偏勝之意故程子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斯其災乎

信以發志者何曰豐其蔀而日中見斗俾晝作夜矣當是時也君志昏而羣邪聚君子苟以其行正君也則君以爲戾已矣苟以其言直君也則君以爲謗已矣故有孚發若其所感之者深矣如己身未正而諛悅取容以爲發者斯孟子所謂民賊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矣何以又終不可用也曰上言其時也下言其義也又何咎哉

既位不當幽不明何以吉行也曰雖當豐蔀見斗之世偕夷主以共治可謂同心斷金矣

既天際翔又何以自藏也曰學淺而暗猶思遜友也位卑而暗猶思下人也夫上六雖豐其屋而蔀其家矣其中何所有哉故闔戶而無人蓋文外飾內者也昔王子伯廖言鄭公子曼滿無德而貪卿以當此爻而曼滿卒被殺然猶不如商辛王安石之似此也

旅

九儀問旅小亨何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麗乎明曰有剛明之主則可以使旅得所矣柔得中而順乎上止而麗乎明者則可以爲旅得主矣孔子主司城伯夷不事惡君似之也

明慎用刑不留獄者何曰明如火則下無遺情。慎如山則上無容私。故不留獄。

終無尤何獨言得童僕貞乎曰非有卽次之體懷資之用其能得童僕貞邪故君子止于至替而後安多識前言往行而後富獲交賢友而後益雖旅事王朝可用也。

未得位心未快者何曰君子懷才抱德必賴位而後行心斯快矣身且處旅雖得資斧將安用之九四近君有未得位乎曰以九居四猶羈旅之臣耳。

上逮者何曰雖亡一矢而得乎文明之雉則可以播德譽受天命而在人上非復旅矣故君子不失不得不亡不存君子以明德爲存爲得以利欲爲失爲亡注謂動而無失如射雉矢亡發無不中也。

以旅在上何以其義焚也曰猶九三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夫旅非在上之人也旅而高亢以在上其奚行之故焚巢而喪牛旅非與下之道也旅而過剛以與下其誰從之故焚次而喪僕蓋天下之道雖在旅當處如在家處旅之道雖在上當處如在下張子曰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終莫之聞也。

巽

文學問重巽申命矣又曰剛巽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者何曰是以中正爲命矣以中正爲命而柔皆順之故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剛巽中正彖二五言也。

申命行事者何曰其所以鼓舞漸靡而入人者深矣是以君子貴有中正之德也不能雖令不從矣。

志疑志治者何曰志一也疑則不治治則不疑惟視人所存耳夫匹夫之志三軍不可奪武人之貞亦不足道也

巽在牀下二何以吉上何以凶也曰在九二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也而況于用其史巫誠允篤志者乎故紛若吉也在上九所謂過于巽傷于和者也而況于喪其資斧優游不斷者乎斯正所謂凶也

田獲三品何以有功也曰君子巽于下人非以喪位也而民久懷矣巽于敬上非以喪身也雖神可享矣巽于信友非以失班也而人皆孚矣悔宜其亡乎蓋乾豆足以格七廟賓客足以穆四門充庖足以肥百姓也

九五之吉何以位中正也曰當巽之任變更其命不中正則有悔而無利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所以求中正也斯是乎無不利有終矣

兌

書林問兌何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曰以剛中柔外而利于正也故程子曰遠道非順天干譽非應人故先民犯難者皆是正耳故民忘其勞與死也何獨言先民犯難曰民者天之心也應乎民即所以順天也利貞者何曰即剛中柔外耳剛中順天柔外應人

朋友講習者何曰其兩相悅乎是故不悅則不合不合則何益之有夫講習乎其知也習言乎其行也故兩講足以明道兩習足以進德猶兩澤足以相潤也

和兌之吉。何以曰行未疑也。蓋和順于道德以爲悅者乎。夫和順于道。其行也又何有所疑乎。故曰內不忤于心。外不忤于人。張子謂以陽居下。無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信志者何。曰其言志人皆信之矣。其論語所謂信而後諫。與勞民者乎。故吉位不當者何。曰說可應也。不可來也。獻諂而進諛。幾何不爲君子之所拒乎。有慶者何。曰九四當大臣之位。君子小人所係以消長也。介然守正而嫉邪惡。九五足以成其德。六三不能殃其民。喜也。非一己之私。非慶乎。

孚于剝。位正當者何。曰五所處之位。正當孚于剝之地耳。故程子曰。堯非不知四凶之終惡。以剝君子也。取其畏罪強仁耳。若使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也。是危道也。

未光者何。曰如其德之光也。人皆信之。又何待于引長其說以干人哉。故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朱子謂引下二陽以說者。亦通。

渙

挺問。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何。曰言中也。故王弼程子曰。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于五。內剛而無險阻之難。外柔而無遠道干譽之異。是以亨。王乃在中。乘木有功也。蓋剛來既中而上同于五。亦中者。天下之大本。故能乘木而行仁也。享帝立廟。何以體風行水上也。曰改渙也。幽明一理。能享于帝。則能得民之散矣。

順也者何曰。初六位卑不足與有立也。才弱不足與有任也。學淺不足與有行也。若順九二壯馬以拯之。渙未至而已濟矣。故君子以好善從賢爲急。

得願者何曰。九奔二机。得卦變之意。程傳謂二就於初以求安。乃得願也。

志在外者何曰。自是者不虛。自利者不廣。渙躬之志。其在天下國家乎。

光大者何曰。朱子散朋黨以成大羣之說。可謂王道蕩蕩矣。

王居無咎。何以正位也。曰。汗身之所出。不可僞。號口之所出。猶可文。渙大號而若汗焉。其身正不令而行矣。斯渙也。蓋王居之斯無咎也。言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

### 節

官問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何曰。此剛柔分而剛得中也。不然。則苦節道窮矣。天地之節四時。聖人之節三重。何其有窮乎。

制數度。議德行。者何曰。制數度。爲政之用也。則人有定守矣。議德行。爲政之本也。則人有定師矣。故夏時。商輅。周冕。韶舞。善制也。放鄭。遠佞。美議也。

戶庭門庭之吉凶不同者何曰。戶庭言乎其初也。當塞而塞。知時而慎矣。門庭言乎其中也。當行而塞。失時之中矣。

居位中者何曰。惟其中也。故能調劑天下。使得其平。是故寵幸無梁肉之厭。閭閻無糟糠之苦。何以異于

安節也。曰：甘言中也。數度德行，自是而劑定矣。安言順也。承而奉行之也。

上六之辭，何以與卦同？卦不足以兼六爻乎？曰：節言乎其極也。其前五爻可兼矣。猶震言乎其初也。其後五爻可兼矣。故節同于上六，震同于初九。

中孚

鸞問：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者何？曰：言如天道之正而信焉。斯能信及豚魚，乘虛而化邦矣。其惟柔在內而剛得中者乎？

議獄緩死者何？曰：苟微中孚，議獄爲故入，緩死爲故出，斯風也。其能悅人乎？

志未變者何？曰：虞安也。安于所信之政而不變于他，篤信于道者也。故吉也。故君子安于庸言，邪說非所惑也。安于庸行，曲行非所惑也。故變常者招異，僞祥者速災。詩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其初與四乎？或鼓或罷，何以位不當也？曰：知命者不驚寵辱，見義者不輕喜怒。小人不知命，故忘其身，進退非所專也。不見義故喪其心，好惡無所定也。

馬匹亡，何以絕類上也？曰：君子不有所失，則無所得，不有所違，則無所從。故君子舍小而謀大，去下而就上。幾望之月，可以輔日矣。又何初九之是戀？

有孚擊如何？以位正當也。曰：位者所履之地，當者所止之善。位不當則下疑，夫九五至誠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不可解矣。又何咎？



翰音登天。何以不可長也。曰。小信破義。曲行害道。故非所信而信之。君子以爲僞也。非所進而進之。君子以爲退也。程子曰。音飛而實不信。終則衰者也。

### 小過

書林問。小過何以言上逆而下順也。曰。去逆效順。君子之所以小過也。夫飛鳥遺音。此小過者也。聞其音可知矣。故曰。時行也。得行則亨。蓋小既過而必大也。故利貞。王註曰。下則得安。上則遇窮。莫若飛鳥也。張子曰。小過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

過恭過哀過儉者何。曰。言此之過。過之無害者也。猶曰。小有差失云爾。非以謂小者而過之也。程子曰。當過而過。宜也。

不可如何者何。曰。程子曰。其過也。飛鳥躁疾。速且遠也。焉可救乎。蓋小人而特應援。動必如是耳。故凶。若上六飛鳥離之者。則以弗遇過之也。故王注謂六進而之逆。無所措足。凶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孫可過其祖乎。曰。過祖。言德也。不及君者。言位也。故君子有過祖之行。斯成遇妣之孝。有遇妣之孝。斯成遇君之忠。故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三四陽也。而四取上。故言祖。五陰也。故言妣。雖妣實君也。

凶如何者何。曰。君子見惡如疾。疾未聞以爲繫肉也。繫寇如虺。虺未聞以爲朋侶也。故對色而思亡者。終身不蠱。對音而思荒者。終身不曠。九三而過防。小人之妬。其又誰戕之哉。

弗過遇之位不當往厲必戒終不可長者何曰君子有不言之言言之反以取尤也有不行之行行之反以速悔也故孝子回轅于勝母之里義士忍渴于貪泉之水昔王拱辰問見南子于尹子尹子曰若焯則不敢見蓋未能磨不磷涅不緇也其知勿用永貞之義乎故易有位不當者當也蓋魚網而鴻罹也密雲不雨何以已上也曰養高者忘勢得道者忘利知人者擇交見幾者遠害此四者人君屈己以求且不能至況已上乎夫巖穴之賢豈弋繳可得乎焉能雨我

既濟

挺問既濟亨何以曰小者亨也曰言亨至小者皆亨可謂亨矣故能利貞則初吉而終亦可免於亂也曳其輪何以義無咎也曰有善者喪善有功者喪功故君子列鼎不食非以餒腹也將使終身之不飢重裘不禦非以凍體也將使終歲之無寒故當既濟之初而能曳輪雖首已濟險而尾猶濡亦無咎也三年克之何以億也曰太上貴神其次貴心其次貴力貴神之事不疾而速貴心之事不行而至貴力之事三年克之書曰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終日戒何以有所疑也曰其當既濟之盛乎人情其有所忽乎故事其有所廢乎讒邪或投其間姦宄或抵其隙宜有衣袽之備也豫九四言勿疑者何曰言本也此言用也

不如西隣之時者何曰在西隣盟而不薦之時在東隣則既盟而往之時此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之意也濡其首何可久者何曰初濡其尾自體以上皆出險矣但濡後尾耳故無咎上自首以下皆入險矣方在

水頭耳。故厲蓋在初爲既濟之時。而上已陷未濟之中也。其志乎。其時乎。其天乎。其人乎。

未濟

世甯問。既小狐汔濟。未出中。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矣。又曰。雖不當位。剛柔應者何。曰。言雖未濟。有可濟之理也。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辨物居方者何。曰。世之不濟。邪正混處耳。故君子辨小人之善也。居之于朝以勸善。辨小人之惡也。居之于野以懲惡。如是而不濟者。未之有也。

濡其尾。何以亦不知極也。曰。程子言亦不知之極也。蓋君子見幾而作。斯身不危。于隣而震。斯家不敗。難至于濡尾焉。淪胥以亡矣。猶爲有知乎。故君子辨之于首也。

六三未濟征凶。固位不當矣。何以又利涉大川。曰。見義不遷。不足以解過。臨害不懼。不足以去惡。故一日克己。所以復禮也。三年蓄艾。所以救危也。故未濟雖征凶也。而有涉川之勇。斯免夫。夫子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貞吉悔亡。何以志行也。曰。善救疾者。先藥石而後梁肉。善除暴者。先枝葉而後根本。故震伐鬼方而後能行政也。詩云。苞有三蘂。莫遂莫達。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君子之光。何以其暉吉也。曰。光在身者也。暉在政者也。故致恭以下賢。王公之光也。得賢以成治。雍熙之暉也。故光者貞之實。暉者光之茂。又曰。光以禮貌言。孚以誠心言。皆所謂貞也。



#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三

## 繫辭上

官問。天尊地卑之章如之何。曰。此言天地自然之易也。人體之可參天地耳。故尊卑定乾坤之體。卑高列貴賤之位。乾坤定而剛柔斷。貴賤位而吉凶生。故剛柔摩而八卦邊。爲雷霆。爲風雨。爲日月。其究皆男女也。故說卦言乾坤生三男三女者此也。故由其流行言之。曰貴賤。曰萬物。曰八卦。皆象形之別名也。由其定體言之。曰乾坤。曰剛柔。曰男女。皆天地之異稱也。然流行之物。皆在于定體之中。故乾坤者八卦之父母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既言剛柔斷。又言相摩者何。曰斷言乎其體也。摩言乎其交也。故天地不交則八卦不邊。猶磨之兩扇不摩。則齒中之物不得而出也。何以不言艮兌。曰孔氏曰風雲雷霆皆出於山澤也。坤何以言作。曰乾主氣。坤成形耳。故又曰能也。易則易知以下者何。曰此君子學乾坤之事也。故韓康伯曰乾坤易之門戶。先明天地尊卑。遂涉乎萬物貴賤之位矣。男女云何。曰豈惟人哉。雖風雷暑日皆男也。雨露寒月皆女也。

九儀問。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之章如何。曰上章既言天地之易。此言聖人以之作書。君子學之以得天也。聖人之設卦爻也。則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其觀象繫辭也。則有吉凶悔吝之異矣。變化者。即前貴賤卑高消長之象。剛柔者。即前剛柔動靜晝夜之象。故六爻之動。即三極之道也。若是則卦爻非聖人

之強畫。係辭非聖人之私說。故君子以卦爻之剛柔變化者居而安。蓋其體卽天地動靜之易也。以係辭之吉凶悔吝者樂而玩。蓋其心卽失得憂虞之易也。夫此但以其常言耳。至其動也。則又觀卦爻之變。與其係辭之占。斯行皆合天矣。故曰自天佑之也。何以又曰變占乎。曰變卽象之顯。蓋已事之所當也。占卽辭之決。蓋已事之所值也。故程子曰。觀象玩辭而能通其義。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則動不違天矣。

象者言乎象之章如何。曰象斷一卦之辭也。爻斷一爻之辭也。吉凶悔吝無咎。卽所謂辭也。列貴賤。齊大小。則觀卦爻之象之事也。辨吉凶。憂悔吝。震無咎。則玩卦爻之辭之事也。然卦爻有大小貴賤。斯辭有吉凶悔吝無咎之險易不同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君子觀其象而玩其辭。

顯問。易與天地準之章如何。曰此承上卦爻之辭而言也。言天地之道。大化而已。卽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也。易之卦爻。辭能知之。是其準也。惟準也。則高明配天。智周萬物。旁行而樂天知命。博厚配地。道濟天下。不流而安土敦仁。是彌其大也。範圍曲成。兼知晝夜。是綸其化也。註云窮理盡性至命者何。曰亦猶是焉耳。

增問。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何。曰承上言易。非獨與天地準。又兼乎天地也。蓋道易也。兼陰陽而言也。故自其流行言之。謂之善。自其各正言之。謂之性。斯道也。非人之所易識也。蓋藏諸用者盛德也。獨謂之仁者非矣。顯諸仁者大業也。獨謂之智者非矣。斯皆生生之易。所謂道也。安在乎。在天地焉。成象效法是

也。乾坤所由名也。在人事焉。極數通變是也。占事所由名也。斯皆兼陰陽而言道。其神矣乎。夫仁者見陽而不見陰。智者見陰而不見陽。百姓又日用而不知。則易道不測之神鮮矣。故曰非人之所易知也。繼成何以又曰善性曰繼。如日新之德。便欲生物。豈有惡意乎。成如富有之業。皆能成物。豈非所性乎。孟子之言性善。其本諸此乎。歐陽脩童子問亦左矣。孟子不援此以證。而以情才言者何。曰蓋學易而有用者也。鼓萬物之謂何。曰兼天地萬物而言也。故曰道在天地。先太極生兩儀也。

世甯問。易廣大者何。曰此又言易之廣大。不外乎天地也。夫乾能專直。坤能翕闢。是以能廣大也。故易之廣大。卽天地也。言廣大而又言變通。陰陽之義者何。曰廣大自其定體言也。變通陰陽之義。自其流行言也。又何以言易簡。曰言乾坤之廣大變通者。非有所難而煩也。卽太極之至德也。故其曰配者。非以彼配此之謂也。猶曰配天地而觀廣大。斯可見矣。故曰廣大卽天地也。孔氏曰遠不禦靜而正者。互言也。

保之問。易何以崇德廣業也。曰夫易在天地則爲易。在人性則爲道。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以富有而日新也。人之智禮成性而道義出乎其中。是以德尊而業廣也。德尊言乎其道也。圓也。業廣言乎其義也。方也。故孔子言博文者。智崇也。約禮者。禮卑也。蓋智禮之性不成。非狂則狷矣。其至中之道義。此心必不能變化而出也。

挺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何。曰上章言易之約。惟智禮。此言易之博。兼天下之賾動也。然其究不外

脩身耳。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下七爻之謂也。故中孚九二。同人九五。皆言行也。大過初六。言慎也。言行脩身。當慎如白茅也。謙九三。言人臣處勞之道也。乾上九。言人君守位之道也。節初九。言密也。舉君臣皆當如是也。負乘。言其不能如前之六爻也。君臣不能如前之六爻。是暴君賊臣。其位可盜而取矣。天下之道。莫大乎君臣脩身之事。莫過乎言行。故擬議之學。惟此爲要也。然則提議止于七爻乎。曰。七爻舉其例耳。今若擬議七爻。則又必以己之所宜者。非雷舊文也。卦獨有象而無辭乎。曰。此互言也。是故形容物宜。在爻亦有之矣。會通典禮。在卦亦有之矣。先象而後辭者。先卦而後爻也。賁與動。奚別乎。曰。賁以言之。煩雜言。動以行之。交錯言也。

顯問。天一地二之章如何。曰。此言天地陰陽之數。具于河圖。而聖人因之立著明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是故天之五位相得而有合。則一合九。三合七。并五而爲二十五也。地之五位相得而有合。則二合八。四合六。并十而爲三十也。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行鬼神。如下大衍之數。以成六十四卦者是也。故又申言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鬼神之所爲乎。言變化卽神也。何以獨用五十。曰。地不可過乎天也。乾坤之策者何。曰。舉二太以見二少耳。然計二少掛扚之策。當三百六十也。引伸觸類者何。曰。自八卦小成而言。以至六十四卦也。若指四千九十六卦。則六十四卦者。不足以畢天下之能事。其文又何以承八卦小成也。五位相合。何以又曰相得。曰。不相得則不合。故其曰各者。非以天數合于地數也。蓋分天地而各言也。故二十有五及三十者。卽各相合之積也。顯道神德行者何。曰。道隱也。而顯



之。則可與酬酢矣。行顯也而神之。則可以助神矣。然酬酢卽佑神。皆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書林問。聖人之道四者何。曰。至精者。尙辭。尙占之事也。至變者。尙變。尙象之事。至神。尙占之事也。至變何。以兼尙象也。曰。象者。變之定體。變者。象之根本。況經于至變之中。而已具象變之文乎。夫辭。占之至精。以其極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足以知來物而有爲有行矣。象。變之至變。以其研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成文定象矣。參伍錯綜者何。曰。揲蓍之法。雖皆四數。然其初則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況掛一。并四。揲亦五乎。蓋凡數四八則方。參伍則圓。方則體而定。圓則神而變也。錯其數。左右相交也。綜其數。并左右而合之也。

官問。夫易何爲者也。何。曰。此言聖人先能用易。而後能作易也。故開物以下。言聖人用易之事也。故自何爲者以下。言聖人以易之開物者而通志也。以易之成務者而定業也。以易之冒天下之道者而斷疑也。蓍之德以下。則其故也。圓神所以開物也。方知所以成務也。易員所以能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能通志之學也。吉凶同患。所以能成務之學也。知來藏往。所以能斷疑之學也。聰明審知。神武不殺。則言其資耳。聖人有是資。又有是學。故能明天道。察民故。崇此神物。以前民用。若上通志成務。以斷疑也。夫神物卽易也。豈難知哉。近譬之。卽人出入之門戶可見矣。夫斯門戶也。何莫而非乾坤變通。象器法神者哉。又豈小乎哉。出于太極。生于大業。見於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人。蓍龜也。夫易旣如此。故聖人又則天地。日月。蓍龜。以作易耳。兼天地日月蓍龜者。聖人也。故四象以示之。下申言通志。

定業斷疑也。言其所示所告所斷者。皆天地著龜之意。非聖人之私說也。

九儀問。自天佑之之章如何。曰。此言天佑履信思順之人。人能學易至于默成不言而信之地。則爲天所佑也。故書不盡言以下。言聖人作易之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以下。言學者學易之事也。然作易之事。不過立象盡意。係辭盡言而已。情僞皆出于意也。利神皆出于神也。故立乾坤之象。其易之意可盡矣。係乾坤之辭。其易之言可盡矣。乾坤者。包六十四卦而言也。夫意在象外者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言在象後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自道而言。則爲變通焉。自器而言。則爲事業焉。是何也。聖人之立象也。極天下之賾。皆存乎卦。故象立其道之意。可得而盡矣。聖人之係辭也。鼓天下之動。皆存乎辭。故辭繫其器之言。可得而盡矣。變通神明。則學形而以上之道之事。所謂意也。德行。則學形而以下之器之事。所謂言也。蓋不言乃所以盡言也。故曰不言而信也。如是履信而能順乎天。天豈不佑之哉。其曰人助之者。天人一理也。得人斯得天矣。是篇也。自天尊地卑以下。皆天地自然之象。以爲卦爻。其天一下。始兼著而言也。

繫辭下

九儀問。八卦成列之章如何。曰。此言聖人立卦及係辭。不外乎仁義以生人也。故八卦成列以下。言六十四卦之所由立而有變也。係辭焉而命之以下。言吉凶悔吝之辭皆因乎此變也。剛柔立本以下。言卦爻之變之故也。吉凶貞勝以下。言係辭因變之故也。乾確然以下。言卦可以兼乎爻象之意。而含乎

吉凶之辭也。爻象蓋動于卦之內。功業所由生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吉凶蓋見于卦之外。聖人之情所由著也。故曰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也。是故曰卦爻曰係辭。凡以明天地之生物。聖人之生民耳。天地之生物也有剛柔。即卦爻之象也。聖人之生民也有仁義。即吉凶之辭也。既言吉凶貞勝。又言天地日月。天下之動者何曰。皆指吉凶所見之處也。天人一理也。

書林問庖羲氏之章云何曰。此言前聖作易。後聖用易之事也。故庖羲初觀法象。及鳥獸之文。草木之宜者。近取諸身。而後遠取諸此類之物也。故始作六十四卦。而陰陽神明之德。萬物雜糅之情。皆具矣。故取象十三卦之物。皆卦所有也。十三卦舉其槩耳。庖羲神農言取離益者何曰。佃漁耒耜。二聖之所由名也。黃帝堯舜言取乾坤者何曰。三聖其道之至。時之中乎。當其世可謂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衣裳舉其大耳。雖其下八卦皆此義也。是故水陸有宜。生殺隨時。上古之質。可革則革。當時之文。可興則興。皆乾坤交泰之志。垂衣裳而治天下者也。

易者象也。以下云何曰。證取十三卦之故也。彖爻所以立其體。吉凶悔吝所以達其用。皆像也。挺問陽卦多陰。章云何曰。天中之物皆地也。地中之氣皆天也。是故其婦貞者。夫之良也。其夫良者。婦之貞也。惟君子以人而勝天。故一君而二民。

保之問。又釋九卦十一爻之辭如之何曰。此章以咸九四爲主。言聖人體天道自然之屈伸也。其屈也精。

義入神。所以出而效用也。其信也。利用安身。所以入而崇德也。困六三言不能利用安身。死期將至者。由未精義也。解上六言能精義入神。藏器于身者。將以致用安身也。噬嗑初九上九否九五鼎九四皆申安身之意也。是必先知精義。則免滅趾滅耳折足之患。而係于苞桑矣。豫六二復初九皆申精義之意也。蓋其望萬夫而無祇悔者。皆此知幾不遠復也。損六三益上九又推言之也。言精義未至于致一。欲安身必至于或擊矣。是故體用一原。屈伸一道。君子之學。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同歸以行言也。一致以知言也。不諂不瀆。何以爲知幾。曰以吉凶之先見也。諂則辱身。瀆則傷身焉。致一而言化醇化生者何。曰天地惟一氣。聖人惟一理。

顧問易之門者何。曰此言文王所係諸卦辭之名物。舉乾坤其槩耳。夫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凡諸陽卦之名物。凡諸陰卦之名物。豈能外是門乎。惟乾坤二物也。故剛柔有體。體天地之撰。惟二物陰陽也。故陰陽合德。通神明之德。夫其稱名雖雜。以體天地之撰。而不過于稽陰陽之類。以通神明之德也。其皆聖人扶衰世之意乎。故其稱名之雜也。凡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皆備具乎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中。所謂體天地之撰也。其稽類也。稱名雖小也。取義類則甚大。指則甚遠。辭則甚文。言則曲而中事則肆而隱。是皆因疑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所謂通神明之德也。故曰其衰世之意邪。此兼卦爻言乎。曰再以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以下三章專言爻也。

世甯問聖人素乎患難。行乎患難。今日作易者其有憂患。則聖人亦以憂患動心乎。曰非也。言是易乃聖

人當憂患之時而作也。其下三陳九卦。則示人以處憂患之道耳。有敘乎。曰。初陳者言九卦可用以脩德也。再陳者言九卦之德所以可用也。三陳者言所以用之方也。如曰履和而至。所以可爲德之基。而人當和行以學履也。九卦亦自有敘乎。曰。外立履而柄謙。內復本而恆固。雖可已矣。若或忿慾內勵。則當損嘉言善行。外接則當益。斯爲備耳。然此其素也。遭困而不知辨。以改其操。則前德俱喪矣。能辨焉。然後可以井地而異制也。言立而後能權也。基本地奚別乎。曰。基自其所立之位而言也。本自其所養之始而言也。地自其所行之處而言也。猶曰無入而不自得也。

官問。易之爲書不可遠者何。曰。言易道不可遠也。夫道雖屢遷。惟變所適。似甚難而可遠矣。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如師保父母之在上。則未嘗無典常而可遠也。苟非德行之人。神而明之。不泥于典常。則流于變遷。易道豈可行乎。出入內外云何。曰。彖易與人而言也。出入猶行藏。內外猶隱顯。

原始要終以爲質者何。曰。此言易原始要終。以爲卦體。故六爻之事。惟其時焉。其初難知以下。言初上二爻也。雜物撰德以下。皆言中爻也。中爻謂二五也。言中爻雖雜物撰德。而辨諸爻之是與非。蓋一卦之折中也。王弼所謂約以存博。簡以兼衆者也。然大要存亡吉凶耳。觀彖辭則見矣。彖辭多主二五而言也。故其下言四爻而二五獨貴多譽。蓋天下之道中而已。

九儀問。三才之道云何。曰。言卦有六爻之故也。故三畫不足以備萬物。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之說者。亦非所以盡易也。爻有等。故曰物者何。曰。孔穎達曰。言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也。猶曰剛物柔

物也。物相雜。故曰文者何。曰主爻之變動而言。韓康伯曰。剛柔相錯。猶玄黃相織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者何。曰文理也。當理則吉。失理則凶也。

易辭之危。何以言百物不廢也。曰夫易也。舉天下之物。皆可以爲戒懼之資矣。故曰其要無咎也。要猶要領。或曰平聲讀。歸義也。

官問。乾天下之至健之章如何。曰吳幼清曰。至健以下。言天地之能也。說諸心以下。言聖人成能也。變化云爲以下。言人鬼百姓與能也。何言乎百姓人鬼與能也。曰天地之變化。人事之云爲。其吉凶有災祥之先見。故觀變化云爲之象。而天地萬物形器之實。可得而知也。玩吉事有祥之占。而吉凶悔吝方來之故。可得而知也。人謀鬼謀。百姓皆可與能。如朝覲祭祀商旅是已。是何也。八卦以象告。而剛柔雜居。是皆變化云爲也。是以象事知器矣。爻象以情言。而吉凶可見。是皆吉事有祥也。是以占事則知來矣。然其剛柔雜居也。則有變動以利言以下。其吉凶可見也。則有將叛者其辭慚以下。大抵係辭上下兩篇。多言卦爻之所以立。與辭之所以係也。辭之所以係。則本卦爻有是情耳。故其書曰係辭。

說卦

官問。幽贊神明生蓍如何。曰此言聖人立蓍之故也。言聖人之作易也。既設卦爻係辭矣。又幽相神明生起用蓍之方。以爲後人求卦玩辭之門也。是何也。易之卦爻。觀變陰陽發揮剛柔而有者也。易之係辭。和順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蓍則通乎神明。而數倚乎天地。卽陰陽剛柔之義。道德性

命之理也。故可用以成卦爻及係辭耳。六畫成卦。兼陰陽剛柔而言也。六位成章。何以不言仁義乎。曰。非仁義其能分陰陽用剛柔哉。

九儀問。先曰天地定位。又曰八卦相錯者何。曰。非天地定位。則山澤風雷水火不相交也。惟天南地北也。故山天之陽也。而處于地之西北。澤氣可得而上山矣。澤地之陰也。而接乎天之東南。山氣可得而湧澤矣。雷天之陽也。起于地之東北。蓋陽在陰內奮出而爲雷。雷動而風從也。風地之陰也。發于天之西南。蓋陽在陰外周旋而爲風。風發而雷應也。火東陽也。木之子也。水西陰也。金之子也。一往一來。日月之所以代謝。寒暑之所以屈伸。天地之所以交互者也。又何射之有乎。故曰非天地定位。八卦不交也。故下章曰。雷動風散。雨潤日暄。艮止兌說。而皆歸于乾君坤藏也。何以曰易逆數也。曰。卦之逆者。固逆而順者亦逆也。故自天運言。先震春而後乾夏。順也。自生卦言。則是四而三。三而二。二而一者也。

世甯問。先天既言天地定位。而後天乃置天地于西北西南者何。曰。先天自對待而言。故天地定位。而雷風山澤水火相錯于其中。後天自流行而言。自雷而風而火而澤而水。而山以既成萬物。皆役于坤而戰于乾也。即所謂水火相逮。而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者乎。其以地爲西南者。言地之道其盛于此時乎。蓋夏秋之交也。以天爲西北者。天之道其衰于此時乎。蓋秋冬之交也。是故地道盛而天道衰也。地道盛者。萬物之畢達也。天道衰者。不復生物而有待于未震也。故坤西南曰致役。乾西北曰戰。戰者。陰陽相薄也。故曰文王得天地之用。而夫子固曰數往者順也。

保之間。八卦之德如之何。曰。健而順。順而動。動而入。入而陷。陷而麗。麗而止。止而斯悅矣。故生卦之序自乾兌。交卦之序自乾坤。

乾之六爻皆言龍。此以言馬而以震爲龍者何。曰。震。乾之長子也。震且爲龍。乾不言可知矣。由是知乾爲牛亦可也。奚獨馬乎。何謂也。曰。坤爲牝馬。乾可爲牡牛。故離雞雉羊豕亦皆可通也。故知八卦之物。舉其大耳。近取諸身。亦由是也。

九儀問。乾坤之生六子。謂揲蓍以求爻乎。曰。自然之象。亦如此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謂此也。廣八卦之象如之何。曰。觀此以見萬物之情皆可類矣。先儒謂一梅一兔皆可起八卦。正此意耳。如乾爲玉矣。凡玉之次以至頑石之類。皆可推七卦也。乾爲木果矣。凡果之下以至枝葉根苗之類。皆可列七卦也。胡仲虎謂有相對取象。相因取象。有一卦之中自因取象者。其說亦庶幾也。荀爽九家易解。則有增多其文者。則或因是而生。正所謂觸類之學也。

序卦

詔問。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而朱子則以爲非易之精者。如何。曰。皆非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者。其序卦乎。不然。生卦之序自乾兌。交卦之序先震巽。合易序卦。則非生非交也。其精蘊自可見矣。故曰。易不可爲典要。泥象數卜筮之說者。皆其末焉耳。

需。待也。而曰飲食必有訟者。如之何。曰。凡有利必有爭也。比。必有所畜。何以受之小畜。無妄然後可畜。何



以受之大畜也。曰以政合者畜之小。以德合者畜之大也。蠱者壞也。而曰以喜隨人必有事。有事而後可大者何。曰以喜隨人者。非行所無事也。故蠱言事由此而生也。故雖可大之業。亦由是而基焉耳。故受之以臨。致飾然後亨。則盡受之以剝者何。曰賁。外飾也。故剝不養則不可動。有其信者則必行之。義異也。而受卦爲大過小過者何。曰大過。美之至也。小過。失之細也。是故養而動則大過乎。人自信而行能無失乎。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何。曰漸進而不壯矣。傷乎外者。必反其家何。曰時不可仕而家食也。既解蹇矣。又有所失而損者何。曰此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者也。困乎上者必反下何。曰此不得乎人而反求諸己也。其諸澤無水則濇井乎。大抵易卦變遷。其義各有攸指。是故序卦不作。則易之精蘊。亦不可見矣。

### 雜卦

九儀問。雜卦云何。曰不以序也。錯其卦對待而什之。故雜卦也。鄭玄以爲大過以下卦指不協。似錯亂者。如之何。曰不然。大過對頤既濟。其姤漸則對歸妹未濟也。